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KESUSASTERAAN CINA TINGKATAN 4 DAN 5

MINGJIA XIAOSHUOXUAN

中四中五

华文文学

名家小说选



目 录

前言	iv
认识小说	1
鲁迅《孔乙己》	5
巴金《哑了的三角琴》	27
商晚筠《痴女阿莲》（有改动）	53
莫言《卖白菜》（节选）	89
铁凝《哦，香雪》	105
附录	132
参考书目	139



RUKUN NEGARA

Bahwasanya Negara Kita Malaysia
mendukung cita-cita hendak;

Mencapai perpaduan yang lebih erat dalam kalangan seluruh masyarakatnya;

Memelihara satu cara hidup demokrasi;

Mencipta satu masyarakat yang adil di mana kemakmuran negara akan dapat dinikmati bersama secara adil dan saksama;

Menjamin satu cara yang liberal terhadap tradisi-tradisi kebudayaannya yang kaya dan pelbagai corak;

Membina satu masyarakat progresif yang akan menggunakan sains dan teknologi moden;

MAKA KAMI, rakyat Malaysia,
berikrar akan menumpukan

seluruh tenaga dan usaha kami untuk mencapai cita-cita tersebut berdasarkan prinsip-prinsip yang berikut: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KELUHURAN PERLEMBAGAAN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Sumber: Jabatan Penerangan, Kementerian Komunikasi dan Multimedia Malaysia)

KURIKULUM STANDARD SEKOLAH MENENGAH



名家小说选

编辑

Editor

谢增英

Chia Chen Eng

林淑琴

Lim Shu Qin

版面设计师

Pereka Grafik

苏宝丽

Soo Poh Li

陈春柳

Tan Sung Lau

美术员

Illustrator

钟群美

Choong Chin Mee

俞德业

Yee Teck Nyiap



The Malaya Press Sdn. Bhd.

2019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No Siri Buku : 0125

KPM2019 ISBN 978-967-0772-66-0

Cetakan Pertama 2019

©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Hak Cipta Terpelihara. Mana-mana bahan dalam buku ini tidak dibenarkan diterbitkan semula, disimpan dalam cara yang boleh dipergunakan lagi, ataupun dipindahkan dalam sebarang bentuk atau cara, baik dengan cara bahan elektronik, mekanik, penggambaran semula maupun dengan cara perakaman tanpa kebenaran terlebih dahulu daripada Ketua Pengarah Pelajaran Malaysi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Perundingan tertakluk kepada perkiraan royalti atau honorarium.

Diterbitkan untuk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oleh:

The Malaya Press Sdn. Bhd.

195901000026 (3379-P)

I, Jalan TSB 10,
Taman Perindustrian Sg. Buloh,
47000 Sg. Buloh,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6157 3158 Faks: 03-6157 3957
E-mel: tmp@tmpsb.com
Laman Web: <http://www.malayapress.com.my>

Reka Letak dan Atur Huruf:

The Malaya Press Sdn. Bhd.

Muka Taip Teks: Kai Shu
Saiz Taip Teks: 20 ji / 14 poin

Dicetak oleh:

VINLIN Press Sdn. Bhd. (25680-X)

No.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Tel: 603-8061 5533 Fax: 603-8062 5533

PENGHARGAAN

Penerbitan buku teks ini melibatkan kerjasama banyak pihak. Sekalung penghargaan dan terima kasih ditujukan kepada semua pihak yang terlibat:

- Jawatankuasa Penambahbaikan Pruf Muka Surat, Bahagian Sumber dan Teknologi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 Jawatankuasa Penyemakan Pembetulan Pruf Muka Surat, Bahagian Sumber dan Teknologi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 Jawatankuasa Penyemakan Naskhah Sedia Kamera, Bahagian Sumber dan Teknologi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 Pegawai-pegawai Bahagian Sumber dan Teknologi Pendidikan,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Kebanyakan karya yang dijadikan sebagai kandungan buku ini adalah dipetik daripada karya penulis terkenal. Oleh sebab penerbit tidak dapat menghubungi pemilik hak cipta karya karangan berkenaan, penerbit mengalu-alukan mereka yang berkenaan menghubungi penerbit.

前言

1. 本书是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司发布的《华文文学课程与评价标准》和考试局中国文学试卷考试范围而编订的，供教师在教学上使用，以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基本能力。
2. 本书的选文共有五篇，即鲁迅的《孔乙己》、巴金的《哑了的三角琴》、商晚筠的《痴女阿莲》、莫言的《卖白菜》和铁凝的《哦，香雪》。
3. 本书编排说明如下：
 - a. 认识小说：分别从中国小说的发展、现代小说的特质与要素两方面，简略介绍小说这类文学体裁。
 - b. 正文：用大字排印，便于讲授与诵读。
 - c. 注释：难念的字用汉语拼音加以注音，难懂的词语则以简单的文句加以解释。
 - d. 作者简介：介绍作者的生卒年代、生平事迹、著作与其在文坛上的地位等，使读者对作者有概略的认识。
 - e. 题解：阐明题义，并分析作者撰写文章的原因和选录的来源。
 - f. 导读：包含时代背景、写作题材、故事情节简介、结构分析、语言与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这部分主要是对文章所表现的思想与写作技巧加以论述，供读者在欣赏全文时参考。
 - g. 二维码：扫描页面上的二维码，启动相关资料，以辅助学习。
 - h. 思考题：设计一些有关文本的内容、艺术手法等学习重点的问题，并融合高层次思维技能，引导学生思考。
 - i. 附录：正文的参考资料，能让读者更深入了解文章的创作来源和作者的灵感源泉。

认识小说

中国小说的发展

文学体裁分成四大类，即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古代，人们把小说视为琐碎浅薄的言论。《庄子·外物》有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的“小”不是无关紧要，而是与正史相对而言的。换句话说，小说不是官方编撰的正史，而是正史以外的外史、野史、稗史之类的闲书。小说受重视，身份提高，成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类别，而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品种，是在清末的时候。这种认知是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

神话和寓言可以说是中国小说的萌芽初期。神话是初民对各种自然现象的解释，如《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接下来还有《螳螂捕蝉》《鹬蚌相争》等寓言。这些寓言穿插在散文之中寄托了某个道理，有人物、有情节，但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严格来说，这些民间创作、口耳相传的神话和穿插在散文中的寓言都还不是合格的小说，但是其内容却深深影响后代小说的题材。

真正的小说产生于魏晋南北朝，这时候人们对小说的兴趣增长了。较著名的作品有记述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和记述文人贵族奇行逸事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其后小说继续发展，唐朝有文人创作的《南柯太守传》《长恨歌传》等“传奇小说”；宋朝还有《快嘴李翠莲》《错斩崔宁》等白话小说，这些白话小说是说书人的脚本，也称为“话本”。这些作品虽然比较成熟了，但大部分篇幅比较短小，内容也比较简单。到了明代、清代，终于出现了长篇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现代小说的特质与要素

小说的基本元素是故事——在一定的时序里发生的、关于人的活动过程，但小说比故事多了一些特质：小说具有人物形



象、情节布局、叙事观点和主题四大要素，通常还有一个或多个矛盾或冲突。小说就是由人物介入事件中，通过情节、矛盾来表现主题的文学作品。

一、人物形象

人物的形象是由其性格塑造而成的。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人有什么念头，什么人有什么行为、习惯、生活背景等等。掌握人物的心理，就容易成功塑造人物，使小说具可信性。揣摩人物的心理，写好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就能写活人物。

二、情节布局

小说的结构一般包括：

1. 开场：开场可以从故事的开端、中间或结尾的地方开始，用传统的直叙法、倒叙法或回忆法来书写。
2. 发展：依篇幅而定，可能包括悬宕、冲突、转折、危机和高潮等的全部或部分。它们除了引起读者继续读下去的兴趣以外，也是作家用来传达某些信息的手法。意在言外能到什么样的境界，就看作家设计布局的功力了。冲突（或称矛盾）有时候是主角本身情感和理智之间的，有时候是主角和主角之间的，有时候是主角和命运或环境之间的。

另一个使小说具说服力的元素是情节。福斯特（E. M. 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里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也因悲伤而死了，这是情节。”情节就是谋篇布局，就是利用人物的性格、事件最有意义的地方，营造出生动的情景，使小说产生感染力。布局就是故事片段的选择和组合、对话的安插等。换句话说，情节是指对片段故事细节的安排，布局则指对于整个故事经过的安排。在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中，布局是所有情节（也称细节）的总和。

三、矛盾与冲突

冲突可以来自外在或内在的矛盾。外在矛盾指的是人与自然或环境或与他人的冲突；内在矛盾则表现在人物的心理上。冲突是使小说显得有趣的主要因素，因为矛盾是人生最常出现的境遇。冲突在小说中不断酝酿，达到高潮，并要适当地作出调解。冲突要合情合理，安排恰当，才能形成一个耐人寻味、深刻的主题。

冲突的双方力量应该势均力敌，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冲突。

四、叙事观点

选择观点——小说在叙事方面，由什么人以什么观点来说故事，会使故事呈现不同的意义。叙事观点约可分为：

1. 介入故事的叙事者（第一人称）：

- 叙事者是主要角色——由“我”叙述关于“我”的故事。
- 叙事者是次要角色——由“我”叙述他人的故事。

2. 不介入故事的叙事者（第三人称）：

- 全知观点——这种叙事者能够全面地介入人物的行动和心理之中，完全掌握故事的来龙去脉，常对人物、故事、问题加以评论。
- 局部全知观点——叙事者选择性地以个别人物为中心。除此以外，其他人物或时空呈现非透明状态。这种观点使读者“设身处地”进入某个人物的世界，容许小说留下供读者思考的空间。
- 客观叙事——像戏剧一样具体如实地呈现生活片断，缺少对人物的评论或提要式叙述。

3. 综合的观点：

- 一篇小说可以纯用一种观点，也可以适当地综合不同的观点来叙事。在长篇小说里，“全知”可与“局部全知”交替运用。在一些短篇小说里，“第一人称”可转移为“第

三人称”，如鲁迅的《祝福》，“套盒式”的人称混用，如契诃夫的《万卡》（第三人称叙事加入了第一人称的书信体）、鲁迅的《在酒楼上》（第一人称叙述中嵌入另一个第一人称叙述）。

五、题材与主题

小说蕴含主题，并由主题带动，但小说不是主题的图解。主题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一般的人情世态，小说作者根据人生经验，选择了一个提供小说发展的主题。如鲁迅《在酒楼上》是“理想的失落”。小说主题第二个层面，就是从抽象的主题带动下，以活泼新颖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展开富有生活感的叙述，使主题具更大的内涵。

1. 题材和主题的区别：

小说的题材和主题决定作者的写作方向。题材是故事的“经过”“内容”“结构”等等；主题是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意义”“情感”等等。

2. 题材和主题间的关系：

通常题材先于主题。这里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题材和主题之间的关系：

每年冬天，美国报上总会有一些老年人被冻死的消息。

用“老年人被冻死”这个题材，作家可以至少表达下面三个主题中的任何一个：

- i. 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工具性
- ii. 批判现代社会中家庭伦理的消失
- iii. 证明人生的虚无

同样是“老年人被冻死”的题材，但是因为选的主题不同，作家得用不同的布局（情节）、人物、背景、切入点和写作方法来突显他想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说题材和主题决定写作的方向。



孔乙己

鲁迅



咸亨酒店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①，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②，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③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茴香豆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④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⑤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① 茴香豆：蚕豆做的一种食品，味清香，耐咀嚼，可以当下酒菜。（参阅照片）

② 短衣帮：指以出卖劳力为生的下层百姓。

③ 长衫：一种长袍，旧时多为社会地位较高的读书人和有钱人的衣着。

④ 羅(chàn)：掺杂。

⑤ 荐头：旧社会以介绍佣工为业的人，也泛指介绍职业的人。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⑥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

⑥ 描红纸：一种印有红色楷字，供儿童摹写毛笔字用的字帖。旧时最通行的一种，印有“上大人孔（明代以前作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这样一些笔画简单，三字一句，似通非通的文字。

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⑦”，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⑧，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⑨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办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一知半解的，一些不懂了。在

⑦ “君子固穷”：语见《论语·卫灵公》。“固穷”即“固守其穷”，不以穷困而改变操守的意思。

⑧ 进学：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籍，叫进学，也就成了秀才。又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考（省一级考试），由秀才或监生应考，考中的就是举人。

⑨ 钞：同“抄”。

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⑩，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

^⑩ 回字有四样写法：回字通常只有三种写法：回、回、囧。第四种写法：囙（见《康熙字典·备考》），极少见。

扫描二维码，看
看回字有哪四种
写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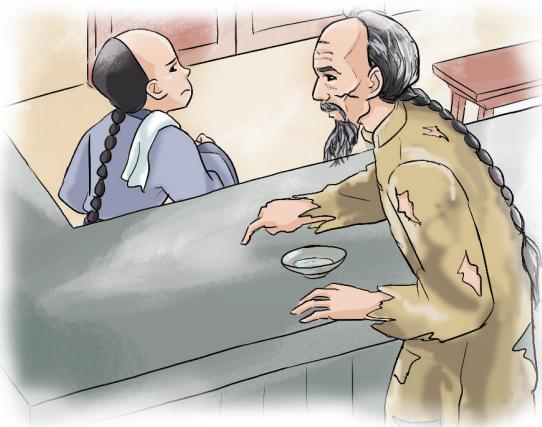


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¹¹。”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



¹¹ “多乎哉？不多也”：语见《论语·子罕》：“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里与原意无关。

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¹²，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

¹² 服辩：又作“伏辩”，即认罪书。

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孔乙己

作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和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以之改变国民精神。曾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此书专门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鲁迅一生创作不断，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多部专集。其中，创作于1921年底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鲁迅一生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并支持“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关怀并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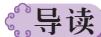
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题解

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记。”

《孔乙己》描写旧社会的生活和平民百姓的一般状况，阐明两个当时普遍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主题思想。首先，小说控诉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揭示旧社会读书人在社会转型中（从封建帝制过渡到民国）面对的尴尬、悲惨的处境；其次，小说也揭示封建社会世态炎凉，人们冷漠麻木、思想昏沉的精神状态，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导读

一、时代背景

《孔乙己》写于1918年的冬天，当时科举制度虽然已经废除（科举制度于1906年废除），但是当时还存在着封建社会的余毒，旧的教育制度还残留着，并且陆续培养出许多像孔乙己那样的人。他们贫穷，虽然接受过教育，但那种旧式的刻板教育只教给他们如何进取功名，并没有教会他们生活中必要的一技之长。科举制度是严苛的，许多读书人寒窗十年，有时却连一个秀才也得不到。因为死读书，他们和社会严重脱轨，成了活生生的书呆子，连应对日常生活知识也贫乏得可怜。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一个例子，他满口“之乎者也”，说话时不时夹杂着古句，显然已经把这些古书背得滚瓜烂熟，但却“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他没有生活技能，唯一的专长就是写得一手好字，可以替别人抄书换饭吃。但是，他唯一的生路也被自己断绝了，原因无他，就因为他好吃懒做，而且还有偷窃的恶习。每次替人抄书，都是“做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

孔乙己这一类人，在鲁迅生活的年代多不胜数。鲁迅写《孔乙己》，艺术地展现了当时社会上的这种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启发读者思考当时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

此外，《孔乙己》还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世态炎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咸亨酒店是孔乙己活动的空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文章通过对咸亨酒店格局的描写，自然而巧妙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形象而又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短衣帮只能站立在柜台外喝酒，长衫客则可走进屋里的雅座，叫酒叫菜，慢慢吃喝。在这小小的酒店里，除了顾客与顾客之间的阶级差别，酒店职员也有极大

的等级差别。掌柜严厉冷酷，对小伙计常摆出一副凶脸孔，嫌他“太傻”，不准他侍候长衫客，“幸亏荐头的情面大”，才没有被辞退。从这里可以看出，小伙计连言笑都要看掌柜的脸色。顾客与掌柜、小伙计之间也不信任，因为掌柜唯利是图，卖酒要羼水以牟取利润。此外，孔乙己穷困潦倒、地位低微，掌柜、长衫客把他践踏，这种有地位优势的人欺凌处于弱势的人的情况，在社会上很常见，但其他同样被侮辱、被损害者，如短衣帮，竟然也同样对孔乙己冷酷无情，加以讥笑，连可怜的、地位低微的小伙计对恩切教他写字的孔乙己也觉反感，认为他是讨饭的人，不配考他。

咸亨酒店里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显示了人们精神的麻木愚昧、冷酷无情。孔乙己的悲剧，正是当时中国“病态社会”及其“不幸的人们”的象征。就因为鲁迅把旧中国缩小成一个鲁镇，又把焦点放在咸亨酒店，所以旧社会的各种症结都得以立体地表现出来。

二、故事情节简介

《孔乙己》这部短篇小说通过酒店小伙计的眼睛，写他所见到的一个可怜的读书人——孔乙己。从内容来看，小说大约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第3段）：短短三个段落，介绍了孔乙己生活的社会环境。第一段提到“短衣帮”和“穿长衫的”的区别。“短衣帮”都是些出卖劳力的下层百姓，而“穿长衫的”则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读书人。第二段活灵活现地写出了“短衣帮”的言行，侧面描写他们的贫困。因为穷，所以对于酒有没有掺水这样的事情显得特别计较。

第二部分（第4段—第6段）：第四段一开头，只用短短十几个字，就让读者对孔乙己这个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写出孔乙己和周围的不搭调，接

着又写到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嘲笑，孔乙己的思想性格在这些嘲笑中得以充分体现出来。第五段结尾处稍稍扭转了读者对孔乙己的看法，他虽然偷东西，但喝酒从不拖欠。这段描写揭示了孔乙己虽然行为不端、落魄可笑，但他的人性中还是有闪光的地方。

第三部分（第7段—第8段）：这两段写孔乙己和孩子们的互动，表现了孔乙己境遇的凄凉和心灵的孤寂。第七段孔乙己热心地要教“我”写字，但“我”固于成见，看不起“讨饭一样的”孔乙己，便不搭理他。第八段孔乙己分茴香豆给孩子们的情景，虽然可笑，但再度闪现了他人性中的光辉。

第四部分（第9段—第11段）：写孔乙己无力谋生的惨状。人们闲话家常般地谈起孔乙己偷书被人打断腿的情景，揭示了当时的社会，人跟人的关系已经冷漠无情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第五部分（第12段—第13段）：写孔乙己的结局。以不确定和猜想作结尾，“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更隐隐透露悲剧的意味。

三、结构分析

鲁迅以极典型的生活细节，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社会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那可怜又可笑的个性及悲惨结局，既是中国旧社会许多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本质的具体表现。

全文可分三部分：前三段为第一部分。作者通过对叙述者“我”在咸亨酒店里当小伙计的描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具体环境和社会背景，为主人公的出场、性格、命运的发展作好铺垫，这可以说是小说的“序幕”部分。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刻意渲染了酒店顾客中“短衣帮”与“穿长衫的”两大泾渭分明的社会群体，实际上是为下文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

的独特形象所作的铺垫。至于鲁镇上“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的酒店格局，盐煮笋、茴香豆等“下酒物”，在不经意中已展示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从第四段到倒数第二段是第二部分，也是整篇小说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从“孔乙已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到“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可以作为第一层，其余的段落为第二层。在第一层中，作者以一系列生动逼真又极具概括力的细节，传神地刻画了孔乙己迂腐的性格，展示他不幸的遭遇；第二层则通过一个具体事件表现孔乙己命运的突转：他因偷窃而被丁举人打折了腿，成了一个彻底的“废人”，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难以维持。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别人的耻笑声中用手“慢慢走去”的凄惨场景。

最后一段为第三部分，可以看做小说的尾声。作者用短短的一句话将叙述者“我”的思绪从过去回到“现在”，以“我”亲身的见证来推测孔乙己“大约的确死了”，以前后呼应的方式凸显孔乙己悲惨的人生。

四、语言与艺术特色

《孔乙己》篇幅不长，全文不超过三千字，却成功地塑造了孔乙己这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人读后久久不能忘却。这是与作者塑造人物时运用语言的娴熟、精当分不开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语言的角度来观察分析文学作品，也是赏析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面向。

鲁迅写作《孔乙己》时，使用了许多简洁但极具概括力和表现力的字句，所以《孔乙己》尽管简短，却极具张力。例如“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曲尺是大家所熟悉的东西，以曲尺状其形，既省笔墨，又容易为读者了解。在咸亨酒店，这曲尺形的大柜台便是社会地位不同的顾客的分界线。阔绰的长衫主顾可以“踱

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短衣帮则只能“傍午傍晚散了工”“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

长衫和短衣，柜里和柜外，慢慢地坐喝和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长衫主顾既有钱又有闲。作者形容他们走路的样子时用了一个“踱”字，突出了他们迈四方步、摆阔架子的姿态。“坐喝”之前又加上个状语“慢慢地”，更表现出他们尽情享乐、悠闲自得的神态。傍午傍晚散了工来这里喝酒的短衣帮则完全不同。他们既无钱又无闲，他们需要的是解乏提神。“热热的喝了休息”，这既写出了动作的方式，又写出了动作的目的，语言质朴而精练，非常符合人物的特征。

接下来看看鲁迅是以怎样的笔墨描写作品的主人公孔乙己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出现时，鲁迅是这样介绍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仅仅十七个字，便点出了孔乙己的尴尬处境。文字极少而容量极大。既然是穿长衫的，理应踱进屋里慢慢地坐喝，然而孔乙己却踱不进去，因为他“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他只能跟短衣帮一样，靠柜外站着喝酒。既然穷到这步田地，就该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走进短衣帮的行列，但他却不愿意，因为在他的思想里铭刻着这样的想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使得他自以为高人一等，即使处在穷极潦倒的境况之下也不肯正视现实，还要摆读书人的架子。就因为孔乙己这种性格，他才会沦为酒店顾客们的笑料。他们打趣、讽刺孔乙己的情节，也描写得异常生动，有时鲁迅甚至仅用一个动词，就将人物的举止连同心态鲜明地呈现出来。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又”说明孔乙己不止一次有伤疤了。既说“新伤疤”，必有旧伤疤，这说明孔乙己经常被人殴打。

然而，孔乙己却以“排出九文大钱”作为回应。“排”字是个很生动的细节描写。鲁迅在这里用“排”，表达了孔乙己的两种心态：第一，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是给伙计和其他短衣帮看的，他似乎是想通过这个动作告诉别人，自己是清白的，是一个规矩人，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个小偷。第二，孔乙己每次到酒店，都会受到人们的嘲弄，陷于很窘迫的境地。这些讪笑往往是从他踏入店里头就开始了。孔乙己大约也知道自己如果还嘴，会惹来更多的讽刺，于是就装出不理会、毫不在意的样子，向伙计要了酒和茴香豆之后，便正正经经地“排出九文大钱”。所以，“排”这个动作，有孔乙己以表面的镇定，来掩饰自己心中的厌烦和不安的意味。

鲁迅也用逗趣的语言写了孔乙己和孩子们之间的互动，这个时候的孔乙己显得格外可亲。但是，即使在这时候，孔乙己也是迂腐可笑、酸气十足的。“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罩”字不仅将孔乙己着慌的样子形象化了，而且也反衬出碟子之小，茴香豆之少。孔乙己弯下腰去对孩子们说：“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他几乎是在恳求孩子们不要跟他争这为数不多的几粒豆。他直起身又看一看豆，摇头晃脑自言自语地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神情更加可笑，连孩子们“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五、人物形象

《孔乙己》中出现的人物寥寥可数，除了主角孔乙己之外，其他的就是酒店的小伙计“我”、咸亨酒店的掌柜和一群象征着旧社会下层百姓的“短衣帮”。这里先叙述孔乙己的人物形象。

鲁迅对孔乙己外貌的描写极具特色：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还有乱蓬蓬的花白胡子。他穿的虽

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

“青白脸色”是食不果腹的表征；皱纹间的伤痕是经常受人欺凌的记号；“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是岁月的记录，更是潦倒的象征；又脏又破的长衫是贫穷的标记。当他蘸着酒在柜台上教小伙计“回”字的四种写法时，我们还看到了他的长指甲，那更说明他四体不勤。总之，孔乙己既不是养尊处优的有钱人，也不是饱经风霜的劳动者。从孔乙己外貌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好逸恶劳、穷酸潦倒，饱受凌辱摧残的悲剧人物的形象。

孔乙己的潦倒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以读书人自诩，尽管已经穷途末路，但还是不愿意脱下那身长衫去干活劳动。尽管孔乙己悲惨的命运是整个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但也是他那可怜又可笑的性格特征所促成的。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那时而向人家卖弄自己学问的态度，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的骄傲与自恃。

尽管如此，孔乙己还是有着人性善良的一面，当他问小伙计茴香豆的“茴”怎样写时，小伙计认为孔乙己不配“考”他，把脸别了过去。“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孔乙己的态度是很有耐心的，说话的语气是“很恳切”的，可见孔乙己主动教小伙计写字是诚心诚意的，并非为了炫耀自己。孔乙己不“考”别的，单考茴香豆的“茴”字，也很自然贴切，因为茴香豆是咸亨酒店的常备酒菜，也是孔乙己常用的下酒物。当小伙计懒懒地说出“茴”字的写法时，孔乙己是那样的高兴，不但“将两个手指的长指甲敲着柜台”，还点着头连声说，“对呀对呀！”可小伙计更不耐烦，干脆“努着嘴走远”。见此情景，孔乙己不是生气，而是“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孔乙己对孩子的喜爱及耐心。

另一个例子，孔乙己虽然穷，但还舍得把自己可数的几粒

茴香豆分给孩子们吃，尽管每人只有一颗，但也足以表现出他的善良。另外，在咸亨酒店的顾客中，孔乙己的品行“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

在这篇小说里，闪烁着人性光辉的角色，反而是受到众人蔑视的孔乙己。比起贪婪的掌柜和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短衣帮”，孔乙己的形象更有人情味。

第二个人物是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我”只是一个酒店里的小伙计，由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冷漠的社会里，所以变得和周遭的大人一样，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对一切都显得疏离起来。“我”对孔乙己也是抱着轻视的态度，认为孔乙己只不过是一个“讨饭的”，孔乙己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一些笑声而已。所以，当孔乙己恳切地想要教“我”写字时，“我”的态度十分不屑，认为孔乙己不配教他。

就连一个小伙计都如此，更遑论那些“大人们”，他们对孔乙己的态度，更是令人看了心寒。咸亨酒店的掌柜和短衣帮，就是这个冷漠社会的缩影。酒店的掌柜是冷酷和贪婪的，孔乙己除了能够让他取笑作乐之外，他甚至没有将他当作一个顾客来对待。“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这样看来，掌柜只是将孔乙己当成一个娱乐的小丑罢了。

短衣帮也是如此。孔乙己虽然穿着长衫，但他并不像其他的长衫主顾那样有身份地位，而是和短衣帮一样站着喝酒，于是大家就轻贱起孔乙己来了。他们喜欢拿孔乙己的伤疤和他的落魄潦倒开玩笑，弄得孔乙己又狼狈又窘迫，然后就发起他的书呆子气，满口之乎者也地说起胡话来了。

后来，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掌柜和一个短衣帮谈到这件事情，态度非常冷漠，仿佛他们谈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的死活，而是在谈论今天的天气一样。“他总仍旧是

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地算他的账。

当孔乙己最后一次用手爬到咸亨酒店时，他的样貌和先前相比又改变了许多，变得“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先前身材高大，跟孩子们说话要弯下腰去，现在盘着两腿，坐在蒲包上，不能站立，跟别人讲话须“仰面”。见到这样的孔乙己，酒店掌柜和短衣帮并没有一句关心的话，掌柜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接着又嘲笑他因偷东西而被别人打断了腿。先前人家嘲笑孔乙己，他还会脸红脖子粗地为自己辩解，现在却“不十分分辩”，只是用眼色“恳求”掌柜不要再提他的断腿，此时的孔乙己，肉体上精神上都已彻底坍塌！

见孔乙己落到如此可怜的境地，那些人竟然还能够笑他、作弄他，这样自私冷漠，难怪鲁迅要认为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了。

扫描二维码，
以阅读鲁迅的
其他作品。



扫描二维码，
观赏同名电影
《孔乙己》。



思考题

- 1 《孔乙己》的故事情节分几个部分？试简述之。[3.1.2]
- 2 孔乙己教导“我”写字时，“我”的态度如何？试以小说内容为例加以说明。[3.1.1] [3.1.2]
- 3 鲁迅先生用逗趣的语言写了孔乙己和孩子们之间的互动，表现了孔乙己人性中的光辉，试举例说明。[3.1.2] [3.1.3]
- 4 试论述小掌柜——“我”的形象。[3.1.2]
- 5 举例说明酒店掌柜冷酷和贪婪的形象。[3.1.2]
- 6 试描述孔乙己的形象。[3.1.2]
- 7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句话文字精简且义涵丰富，试说明其中的意义。[3.1.1] [3.1.2] [3.1.3]
- 8  小说如何描写丁举人打断了孔乙己的双腿？这一情节对表现主题有何作用？[3.1.1] [3.1.2]



q

小说中，凡是孔乙己出场的段落，都会描写到他的脸色及其变化，这些描写在小说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3.1.2] [3.1.3]



10

试阐述《孔乙己》的两个中心思想。[3.1.1]



11

试分析《孔乙己》的艺术结构。[3.1.3]



12

试举两例说明《孔乙己》所达到的艺术成就。

[3.1.3]



哑了的三角琴

巴金



作家往往选择那些足以将人物说话时的身势、手势、行为、动作以及言语的速率、特点、风格或言语的精髓实质概括地提示或指示出来的叙述人言语。巴金在他的《哑了的三角琴》中就是这样做的……

节选自刘安海《文学文本言语研究·叙述人言语与人物言语》

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是一只俄国的木制三角琴，已经很破旧了，上面的三根弦断了两根。这许多年来，我一直看见这只琴挂在墙角的壁上。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弹过它，甚至动也没有动过它。它高高地挂在墙角，灰尘盖住它的身体。它凄惨地望着那一架大钢琴，羡慕钢琴的幸运和美妙的声音。可是它从来不曾发过一声悲叹或者呻吟。它哑了，连哀诉它过去生活的力量也失掉了。我叫它做“哑了的三角琴”。

我曾经几次问过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个无用的东西挂在房里。父亲的回答永远是这样的一句话：“你不懂。”但是我的好奇心反而更强了。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只三角琴弄下来看看，或者想法使它发出声音。但是我知道父亲不许我这样做。而且父亲出门的时候总是把书房锁起来。我问狄约东勒夫人（管家妇）要钥匙，她也不肯给我。

有一天午后父亲匆忙地出去了，他忘记锁上书房门。狄约东勒夫人在厨房里安排什么。我偷偷地进了父亲的书房。

哑了的三角琴苦闷地望着我。我不能忍耐地跑到墙角，抬起头仔细地看它。我把手伸上去。但是我的手太短了。我慢慢地拉了一把椅子过去，自己再爬上椅子。我的身子抖着，我的手也在打颤。我的手指挨到了三角琴，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地忽然缩回了手，耳边起了一个响声，我胆怯地下了椅子。



地上躺着那只哑了的三角琴，已经成了几块破烂的旧木板。现在它不但哑，而且永远地死了。这个祸是我闯下来的。我吓昏了，痴痴地立了一会儿，连忙把椅子拖回原处，便不作声地往外面跑。刚刚跑出书房门，我就撞在一个人的怀里。

“什么事情？跑得这样快！”这个人捏住我的两只膀子说。我抬起头看，正是我的父亲。

我红着脸，不敢回答一句话，又不敢挣脱身子跑开，就被父亲拉进了书房。

三角琴的尸首静静地躺在地上，成了可怕的样子，很分明地映在我的眼睛里。我掉开了头。

“啊，原来是你干的事！我晓得它总有一天会毁在你的手里。”父亲并不责备我，他的声音很柔和，而且略带悲伤的调子。父亲本来是一个和蔼的人，我很少看见他恶声骂人。可是我把他的东西弄坏以后，他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他放了我，一个人去把那些碎木板一片一片地拾了起来细看，又小心地把它们用报纸包起来，然后慎重地放到橱里去。

他回到书桌前，在那把活动椅上坐下，头埋在桌上，不说一句话。我很感动，又很后悔，我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抚摩他的膀子。我说：“父亲，请你饶恕我。我并不是故意毁坏它的。”

父亲慢慢地抬起头。他的眼睛亮起来。“你哭了！”他抚着我的头发说。“孩子，我的好孩子！……我并不怪你，我不过在思索，在回忆一件事情。”他感动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父亲，你又在想念母亲吗？”

“孩子，是的，”父亲松了手回答说。他揩了一下眼睛，又加了一句话：“不，我还在想一件更遥远的，更遥远的事情。”

他的眼睛渐渐地阴暗起来。他微微地叹息了一声，又抚着我的头说：“这跟你母亲也有关系。”

我在两岁的时候便失掉了母亲，母亲的音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只有书房里壁炉架上还放着母

亲的照像，穿着俄国女人的服装，这是在圣彼得堡^① 摄的；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出世，我的母亲也就是死在那里。

这些都是父亲告诉我的。这一两年来每天晚上在我睡觉以前父亲总要向我讲一件关于母亲的事，然后才叫狄约东勒夫人带我去睡。关于母亲的事我已经听得很多了。我这时便惊讶地问：“父亲，怎么还有关于母亲的事情我不知道的？”

“孩子，多着呢，”父亲苦笑地说，“你母亲的好处是永远说不完的。……”

“那么快向我说，快说给我听，”我拍着父亲的双膝请求道。“凡是跟母亲有关的话，我都愿意听。”

“好，我今晚上再告诉你罢，”父亲温和地说。“现在让我静静地思索一下。你出去玩玩。”他把我的头拍了两下，就做个手势，要我出去。

“好，”我答应一声，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完全忘记了打碎三角琴的事情。

果然到了晚上，用过晚餐以后，父亲就把我带到书房里面去。他坐在沙发上，我站在他面前，靠着他的身子听他讲话。

“说起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父亲这样地开始了他的故事，他的声音非常温和。“是在我同你母亲结婚以后的第二年，那时你还没有出世。我在圣

① 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位于俄罗斯西北部的一个城市。

彼得堡大使馆里做参赞②。

“这一年夏天，你母亲一定要我陪她到西伯利亚③去旅行。你母亲本来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子。她爱音乐，又好旅行。就在这一年春天她的一个好友从西伯利亚回来，这位女士是《纽约日报》的记者，到西伯利亚去考察监狱制度。她在我家住了两天。她向你母亲谈了不少西伯利亚的故事。尤其使你母亲感到兴趣的，是囚人的歌谣。你母亲因为这位女士的劝告和鼓舞，便下了到西伯利亚去采集囚人歌谣的决心。我们终于去了。

“我们是六月里从圣彼得堡出发的，身上带着监狱与流放部的介绍信。我们在西伯利亚差不多住了半年。凡



西伯利亚劳改营之一

是西伯利亚的重要监狱与流放地，我们都去看过。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流放地还容易听见流放人的歌声。在监狱里要听见囚人的歌声却很难。监狱里向来绝对禁止囚人唱歌，犯了这个禁例，就要受

② 参赞：使馆的组成人员，是外交代表的主要助理人。外交代表不在时，一般都由参赞以临时代办名义处理使馆事务。

③ 西伯利亚(Siberia)：北亚地区一片非常大的地域，西至乌拉山脉，东至太平洋，北至北冰洋，南至中亚中北部和中国边境。

严重的处罚。久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连本来会唱歌的人也失掉了唱歌的兴致。况且囚人从来就不相信禁卒，凡是禁卒叫他们做不合狱规的事，他们都以为是在陷害他们。所以每次禁卒引着我们走进一间大监房，向那些囚人说：‘孩子们，这位太太和这位先生是来听你们唱歌的。你们随便给他们唱一两首歌罢。’那时候他们总是惊讶地望着我们，不肯开口。如果他们给逼得厉害了，他们便简单地回答说：‘不会唱。’任是怎样强迫，都没有用处。一定要等到我们用了许多温和的话劝他们，或者你母亲先给他们唱一两首歌，他们才肯放声唱起来。这些歌里面常常有几首是非常出色，非常好的。例如那首有名的《脚镣进行曲》与《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我们此行最好的成绩。你母亲后来把它们介绍到西欧各国和美洲了。但是可惜这样的歌我们采集得不多。

“这些囚人大部分是农民，而俄国农民又是天生的音乐家。他们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只要给他们以音乐的教育，他们就能够成为音乐界的杰出人物。我们在西伯利亚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第一次听见的《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从他的口里唱出来的。

“这是一个完全未受过教育的青年农人，加拉监狱中的囚犯。我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们把来意告诉狱中当局的时候，在旁边的一个禁卒插嘴说：‘我知道

拉狄焦夫会唱歌，’ 典狱^④便叫他把拉狄焦夫领来。

“拉狄焦夫来了，年纪很轻，还不到三十岁。一对暗黑的大眼，一头栗色的细发，样子一点也不凶恶，如果不是穿着囚衣，戴着脚镣，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杀人犯。他站在我们的面前，胆怯地望着我们。

“‘拉狄焦夫，我听见人说你会唱歌，是不是？’ 典狱问。

“他微笑了一下，温和地答道：‘大人，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很久以前，我还在地上劳动的时候，我倒常常干这种事情。现在完全忘掉了。’

“‘你现在不想试一试吗？’ 典狱温和地问，‘这两位客人特地从远道来听你唱歌。不要怕，他们不是调查员，他们是音乐家。’

“这个囚人的暗黑的眼睛里忽然露出了一线亮光，似乎有一种快乐的欲望鼓舞着他。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就坦白地说：‘我还记得几首歌，在监狱里也学到了一两首。既然你大人要我唱，我怎么好拒绝呢？’

“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母亲便问道：‘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吗？’

“他望了望典狱，然后望着你母亲，略带兴奋地说：‘太太，没有乐器，我是不能够唱歌的。……如果你们可以给我一只三角琴，那么……’

“‘好，我叫人给你找一只三角琴来，’ 典狱接口说，‘你明天到这里来拿好了。’

④ 典狱：监狱管理员。

“‘谢谢你，大人，’拉狄焦夫说了这句话以后，就被带出去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监狱，禁卒已经找到了一只旧的三角琴。典狱差人把拉狄焦夫叫了来。

“他现出很疲倦的样子，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走进来，很觉吃力。可是他看见桌上那只三角琴，眼睛立刻睁大起来，脸上也发了光。他想伸出手去拿，但是又止住了。

“‘拉狄焦夫，三角琴来了，’典狱说。

“‘你大人可以允许我拿它吗？’他胆怯地问。

“‘当然可以，’典狱说。禁卒就把琴放在拉狄焦夫的手里。他小心地接着，把它紧紧地压在胸上，用一种非常亲切的眼光看它。他又温柔地抚摩它，然后轻轻地弹了几下。

“‘好，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了！’你母亲不能忍耐地说。

“‘我既然有了三角琴，又为什么不唱呢？’他快活地说。‘可是这几年来我不曾弄过这个东西了。最好我能够先练习一下，练习三天。……太太，请你允许我练习三天。那时候我一定弹给你们听，唱给你们听。’他的一双暗黑的大眼里露出了哀求的表情。

“我们有点失望，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附耳同典狱商量。典狱答应了这个囚人的要求。拉狄焦夫快活地去了，虽然依旧拖着脚镣，依旧被人押着。

“三天以后，用过了午饭，我们又到监狱去，带着铅笔和笔记本。典狱把我们领到办公室隔壁一间宽

大的空屋子里，那里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是特别为你母亲设的。

“囚人带进来了。两个带枪的兵押着他。我们让他坐下。一个禁卒坐在门口。

“拉狄焦夫把三角琴抱在怀里，向我们行了一个礼，问道：‘我现在可以开始吗？’

“‘随你的便，’你母亲回答。

“他的面容立刻变得庄严了。这时候秋天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屋子里，正落在他的身上，照着他的上半身。他闭着眼睛，弹起琴弦，开始唱起来。他唱的是男高音，非常柔和。初唱的时候，他还有点胆怯，声音还不能够完全听他指挥。但是唱了一节，他似乎受到了鼓舞，好像进到了梦里一样，完全忘掉了自己尽情地唱着。这是西伯利亚流放人的歌，叫做《我的命运》。这首歌在西伯利亚很流行。但是从没有人唱得有他唱的这么好听。



“一首歌唱完了，声音还留在我的耳边。我对你的母亲小声说：‘这个人真是天生的音乐家！’她也非常感动，眼睛里包了泪水。

“尤其使人吃惊的是那只旧的三角琴在他的手里居然弹出了很美妙的声音，简直比得上一位意大利名家弹的曼陀林^⑤。这样的琴调伴着这样的歌声，……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面！

“他的最后一首歌更动人，那就是我方才说过的《长夜漫漫何时旦》。我完全沉溺在他的歌中的境地里了，一直到他唱完了，我们才醒过来。我走到他的面前，热烈地跟他握手，感谢他。

“‘请你设法叫典狱允许我把这只琴多玩一会儿，’他趁着典狱不注意的时候，忽然偷偷地对我说，‘最好让我多玩两三天。’

“我去要求典狱，你母亲也帮忙我请求，可是典狱却板起面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已经为你们破过一次例了，再要违犯监狱中禁例，上面知道了，连我也要受处罚。’他一面又对拉狄焦夫说：‘把三角琴给我。’

“拉狄焦夫紧紧抱着琴，差不多要跪下地哀求道：‘大人，让我多玩一些时候罢，一天也好，半天也



曼陀林

^⑤ 曼陀林(Mandolin)：弦乐器，有四对金属弦。（参阅照片）

好，……一点钟也好。……大人，你不懂得。……这生活，……开恩罢。’他吻着琴，像母亲吻孩子一样。

“‘尼特加，把三角琴给我拿过来！’典狱毫不动心地对禁卒说。

“禁卒走到拉狄焦夫面前，这个囚人的面容突然改变了：两只眼睛里充满着血和火，脸完全成了青色。他坚定地立着，紧紧抱着三角琴，怒吼道：‘我决不肯放弃三角琴。无论谁，都把它拿不去！谁来，我就要杀谁！’

“我们，你母亲和我，都吓坏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典狱一点也不惊惶，他冷酷地说：‘给他夺下来。’

“他这时候明白抵抗也没有用了，便慢慢地让三角琴落在地上，用充满怜爱的眼光望着它，忽然倒在椅子上低声哭起来。他哭得异常凄惨，哭声里包含着他那整个凄凉寂寞的生存的悲哀。这只旧的三角琴的失去，使他回忆起他一生中所失去的一切东西——爱情、自由、音乐、幸福以及万事万物。他的哭声里泄露了他无限的悔恨和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新生的欲望。好像一个人被抛在荒岛上面，过了一些年头，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忽然有一只船驶到这个荒岛来给了他一线的希望，却又不顾他而驶去了，留下他孤零零地过那种永无终结、永无希望的寂寞生活。

“我们听见他的哭声，心里很不安，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夫妇引起的。我们走到他面前，想安慰

他。我除了再三向他道谢外，还允许送他十个卢布^⑥。



“他止了泪，苦笑地对我说：

‘先生，我不是为钱而来的。只请你让我再把三角琴玩一下，——只要一分钟。’

“我得到了典狱的同意，把琴递给他。他温柔地抚弄了一会儿，又放到嘴唇边吻了两下，然后叹了一口气，便把它还给我。他口里喃喃地说：‘完了，完了。’

“‘我们不能够再帮忙你什么吗？’你母亲悲声地问，我看她还在揉眼睛。

“‘谢谢你们。我用不着什么帮助了，’他依旧苦笑地说。‘不过你们回去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走过雅洛斯拉甫省，请你们到布——村的教堂里点一支蜡烛放在圣坛左边的圣母像前，并且做一次弥撒^⑦祝安娜·伊凡洛夫娜的灵魂早升天堂。’说到安娜这个名字，他几乎又要哭了出来，但是他马上忍住了。他向我们鞠了一个躬，悲声地说：‘再会罢，愿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地回到家里。’

“门开了，两个兵把他押了出去；脚镣声愈去愈远。一切回到平静了。刚才的事情好像是一场梦，但是我们夫妇似乎都饮了忧愁之酒。你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⑥ 卢布(Ruble)：俄罗斯等国的本位货币单位。（参阅照片）

^⑦ 弥撒(Mass)：天主教的一种宗教仪式，用面饼和葡萄酒表示耶稣的身体和血来祭祀天主。

“‘这个拉狄焦夫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凄然地问。

“‘谁知道！’禁卒耸了耸肩头说，‘他的性情很和顺，从来不曾犯过狱规。无论你叫他做什么事情，他总是服从，永远不反抗，不吵闹，不诉苦。可是他不爱说话，很少听见他跟谁谈过话。所以我简直没法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总之，他跟别的囚犯不同。’

“‘那么他犯的是什么罪呢？’你母亲接着问。

“‘事情是很奇怪的。在雅洛斯拉甫省的布——村里，有一天教堂中正在举行婚礼，新郎是一个有钱的中年商人，新娘是本村中出名漂亮的小家女子。一个青年男子忽然闯进来，用斧头把站在圣坛前面的新娘、新郎都砍倒了。新娘后来死了，新郎成了残废。凶手并不逃走，却丢了斧头让别人把他捉住。他永远不肯说明他犯罪的原因，也不说一句替自己辩护的话，只是闭着嘴不作声。他给判了终身惩役罪，也不要求减刑。从此他的口就永远闭上了。他在这里住了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像今天这样说了这么多的话。他的事情，只有魔鬼知道！’禁卒一面说，一面望着桌上的三角琴，最后又加了一句，‘三角琴也弄坏了。’

“你母亲就花了一点钱向禁卒买来了三角琴。她把它带回圣彼得堡。我们以后也没有机会再看见拉狄焦夫。我们临去时留在典狱那里的十个卢布，也不知道他究竟收到没有。

“说来惭愧，我们所答应他的事并不曾做到。雅洛斯拉甫省的布——村，我们始终没有去过。第二年你母亲生了你，过了两年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临

终时还记住她允许拉狄焦夫的蜡烛和弥撒，她要我替她办到，她要我好好保存着这只三角琴，以便时时记起那个至今还不曾实践的诺言。可是我不久就离开了俄国，以后也就没有再去过。

“现在你母亲睡在圣彼得堡的公墓里，三角琴挂在墙上又被你打碎了，而雅洛斯拉甫省布——村的教堂里圣母像前那支蜡烛还没有人去点过，为安娜做的弥撒也没有人去做。……孩子，你懂得了罢。”

父亲说话的时候常常抚摩我的头发。他说到最后露出痛苦的样子，慢慢地站起来，走到钢琴前面，坐在琴凳上，揭开钢琴盖子，不疾不徐地弹着琴，一面唱起歌来。这首歌正是《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感动过。父亲的声音里含得有眼泪，同时又含得有无限的善意。我觉得要哭了。我不等父亲唱完便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口里不住地唤道：“我的好爸爸！……我的惟一的善良的父亲！”

父亲含笑地望着我，问：“孩子，怎样了？”我从模糊的泪眼里看见父亲的眼角也有两颗大的泪珠。

“啊，父亲，你哭了！”我悲声叫道。

父亲捧起我的头，看着我的眼睛，温和地说：“孩子，你也哭了。”



1930年

哑了的三角琴

作者简介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的一个官僚家庭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各种新思想开始流行，对他鼓舞很大。1920年9月他和他的三哥一同进了成都的外国语专门学校。之后他和他的三哥一同离开家庭，先到上海，然后到南京入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补习班求学。1925年，他在附中毕业，去北京报考大学，因病折回上海，并在上海出版了杂志，刊印了几本小书。

巴金是个热衷文学事业的作家。他曾是北京《文季月刊》编辑委员会的成员。1936年，他与鲁迅等人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为争取民族自由而斗争。1937年，他与茅盾等人，在上海出版了《呐喊》（后改名为《烽火》）等刊物。

巴金是多产的作家，他的著作有《灭亡》《死去的太阳》《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新生》《海底梦》《春天里的秋天》《长生塔》《憩园》《寒夜》《火》《怀念》等等。

除了著作以外，巴金也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又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处女地》等。

巴金是富于感情的人，他出身于旧式的大家庭，亲眼看到许多旧礼教的罪恶，亲身感受到许多痛苦，他常与仆人接触，发现穷人的善良忠实，与他所见的富人的邪恶有着强烈

对比。他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想的鼓舞，决心反抗这些旧传统，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充满着这种反抗意识，以及对美好前景的憧憬。



巴金位于中国上海武康路 113 号的故居

题解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一号，发表时题为《哑了底三弦琴》。1982年编入十卷本《巴金选集》时，作者曾补作了如下的题注：“这个短篇是根据旧的故事改写成的。”

巴金在作品中以三角琴为线索，贯穿全文，牵引出拉狄焦夫这个热爱音乐、视音乐为生命依托的人物，借以表现人们追求善与美的本性，阐明对美的追求已是人类历史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失去这种追求，生活再也没有意义。

导读

一、故事情节简介

《哑了的三角琴》通过一把碎了的三角琴，引出一位慈祥父亲的记忆。

这是一段关于一个囚人的故事。囚人的名字叫做拉狄焦夫，他因为杀了人而被关进了监狱。“我”的父母亲因采集囚人歌谣的机缘而认识了他。他美妙的歌声感动了“我”的父母，但也为他们带来了忧伤。自拉狄焦夫入狱以来，生活已经变成一潭死水，这把三角琴又重新燃起了他对生命的热情，因此他希望能够再保留三角琴几天，但是典狱残酷地拒绝了他的要求。经过一番波折，琴坏了，拉狄焦夫再度被关入寂寞凄凉的监狱当中。他最后曾请求“我”的父母在经过雅洛斯拉甫省时，为他到布——村的教堂为安娜·伊凡洛夫娜做一次弥撒，但这个请求始终无法落实。“我”的父亲回忆到这里，不由得充满感慨，打开钢琴再度唱起那首记忆中的歌——《长夜漫漫何时旦》。

二、结构分析

《哑了的三角琴》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件奇怪的东西”开始，一直到“果然到了晚上，用过晚餐以后，父亲就把我带到书房里面去。他坐在沙发上，我站在他面前，靠着他的身子听他讲话”那段结束。这里属于“我”的直叙，时间是进行式的。

“我”一直很好奇父亲书房中挂在墙上的那把破旧的三角琴是怎么回事。在“我”的观念里，乐器总是会发出声音的，可是这把三角琴却“从来不曾发过一声悲叹或者呻吟。它哑了，连哀诉它过去生活的力量也失掉了”，所以“我”总是在想办法把那把三角琴弄下来看看，或使它发出一点声音。

有一天，“我”终于有机会碰触它，可是却把琴打碎了。这个失误却意外解开了一个深锁在三角琴和父亲记忆里的秘密。

父亲开始叙述三角琴的故事，从“说起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开始，一直到“孩子，你懂得了罢”为止，属于第二部分。这一部分的叙述方式是倒叙，父亲开始回忆起一件往事。

在许多年以前，父亲和母亲曾到西伯利亚采集囚人的歌谣，他们就在一座监狱里遇见了拉狄焦夫——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他们请拉狄焦夫为他们唱歌，拉狄焦夫要求一把三角琴和三天的练习时间。三天后，拉狄焦夫唱出了动人心弦的歌。但是，这却是拉狄焦夫最后一次引吭高歌，无论他如何恳求、抵抗，这个机会始终还是结束了。拉狄焦夫最后的请求，“我”的父母也始终没能实现，因此，这把三角琴作为一个提醒，被保存了下来。但是，世事无常，母亲已经去世，父亲离开了俄国，一直保存着的三角琴现在也碎了。

父亲的回忆结束了，时间回到现在，这是小说的第三个部分，作者再度使用直叙手法。最后父亲弹着钢琴唱起拉狄焦夫

唱过的歌曲——《长夜漫漫何时旦》，深深地感动了“我”，整个书房里充满着让人压抑的悲哀情绪。

三、语言与艺术特色

《哑了的三角琴》用浅白的文字，以平铺直叙的手法，呈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要归功于巴金非凡的笔法，他用一些简单的形容或修辞手法，把小说情节描写得非常生动。

在小说里，那把三角琴仿佛有生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一般。巴金在开篇就这么写道：“它高高地挂在墙角，灰尘盖住它的身体。它凄惨地望着那一架大钢琴，羡慕钢琴的幸运和美妙的声音。可是它从来不曾发过一声悲叹或者呻吟。它哑了，连哀诉它过去生活的力量也失掉了”。三角琴凄凉无奈的形象通过短短的几段文字被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

顽皮的“我”终于找到机会溜进父亲的书房去碰触那把三角琴，那把三角琴就像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一样“苦闷地望着我”。通过拟人修辞手法，巴金突出了三角琴的形象，也为后来拉狄焦夫的故事埋下伏笔，因为三角琴实际上就是拉狄焦夫的化身。

巴金描写人物时，总是用白描的手法，简单的文字，塑造出异常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譬如当父亲发现“我”把三角琴打碎时，并没有责备“我”，“他的声音很柔和，而且略带悲伤的调子。父亲本来是一个和蔼的人，我很少看见他恶声骂人”，一个慈祥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

描写拉狄焦夫时，刚开始他的形象还是很模糊的，读者仅知道他“年纪很轻，还不到三十岁。一对暗黑的大眼，一头栗色的细发，样子一点也不凶恶”。随着内容的发展，他的形象渐渐丰富了，当典狱提到唱歌时，他“暗黑的眼睛里忽然露

出了一线亮光，似乎有一种快乐的欲望鼓舞着他”，他喜爱唱歌的性格开始流露。第二天，他拿到了所要求的三角琴，“他小心地接着，把它紧紧地压在胸上，用一种非常亲切的眼光看它。他又温柔地抚摩它，然后轻轻地弹了几下”。这时，他爱唱歌爱音乐的天性已经展露无遗。

三天后，当拉狄焦夫在“我”的父母面前开始演唱时，那样肃穆的神情，将他热爱音乐的形象升华到了神圣的境界。

“他的面容立刻变得庄严了。这时候秋天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屋子里，正落在他的身上，照着他的上半身。他闭着眼睛，弹起琴弦，开始唱起来。”他唱得那样的动听，犹如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读者能够想象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一个囚人在引吭高歌，秋天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使他的形象看起来那么的光彩流溢。拉狄焦夫的形象在此时此刻显得最为饱满。

四、人物形象

拉狄焦夫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本来是一个自由的农民，热爱音乐，追求幸福，但他却因为爱情放弃了这一切——他砍死了自己心爱的女子安娜。从这几点来看，他是个做事非常冲动的人。

拉狄焦夫做事冲动，不经过考虑。有句话说：“金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他却宁愿为了得不到的爱情放弃了自由。在追求音乐时，他更是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想法，尽管平日温顺寡言，可是当狱卒要拿走他唯一的希望——那把三角琴时，他却凶悍起来，“两只眼睛里充满着血和火，脸完全成了青色。他坚定地立着，紧紧抱着三角琴，怒吼道：‘我决不肯放弃三角琴。无论谁，都把它拿不去！谁来，我就要杀谁！’”可是最后他还是屈服了，“倒在椅子上低声哭起来”。

一如他砍死自己心爱的女孩后，“却丢了斧头让别人把他捉住。他永远不肯说明他犯罪的原因，也不说一句替自己辩护的话，只是闭着嘴不作声。他给判了终身惩役罪，也不要求减刑。从此他的口就永远闭上了”。

在爱情与自由之间，他选择了爱情；在艺术的追求上，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勇往直前的勇气，是许多人都欠缺的，但也是这种欠缺思虑的冲动性格，造成了他悲剧的人生。

“我”的父母的形象，好像天使一样，充满慈悲和善的光辉。“我”的父亲很少恶声骂人，就算自己的孩子打碎了重要的三角琴，他也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母亲则是一位“活泼好动的女子”，她“爱音乐，又好旅行”。他们结伴到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和监狱采集歌谣，在那里差不多住了半年，这也可见他们的耐心和完成一件事情的决心。

在监狱里，尽管打交道的都是犯人，但“我”的父母亲也不曾用厌弃或鄙视的眼光看他们，反而温言柔语；囚人不愿意开口唱歌时，他们也没有苦苦强迫，反而“用了许多温和的话劝他们，或者你母亲先给他们唱一两首歌”。这些小事，都显示了“我”的父母都拥有一颗慈悲的心。

当“我”的父母亲听到拉狄焦夫的歌声以后，都被深深地触动了，他们愿意为拉狄焦夫向典狱求情，又为拉狄焦夫的悲伤而感到不安。后来，因为一直不能实现对拉狄焦夫的承诺，父亲将三角琴挂在墙上，以便时时提醒自己还有一个重要的承诺没有履行。

这一系列的例子，都刻画了“我”的父母亲善良的形象，而小说中的“我”，除了调皮好玩，也有着和父母亲一样善良的本性。“我”因为好奇，不小心打碎了父亲一直珍惜着的三角琴，但好玩、好奇本来就是孩子的天性，所以不能以这件事情来判定“我”的性格。

后来，听到父亲提起母亲的事情，“我”的态度变得恳切起来，还表示凡是跟母亲有关的话，他都愿意听。听完了父亲回忆的故事以后，“我”深受感动。“父亲的声音里含得有眼泪，同时又含得有无限的善意。我觉得要哭了。我不等父亲唱完便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我”一心想要安慰自己那可亲可敬的父亲，竟忘了泪眼婆娑的自己。从这里可见“我”是一位多么善良的好孩子。

扫描二维码，以阅读巴金的其他作品。





三角琴

三角琴是俄罗斯的民族乐器，因琴身主体呈三角形而得名。三角琴琴把顶端略显宽大，装有三根弦柱。演奏时，用牙拨或指甲弹奏。声量较小，适用于独奏和作为家庭小聚时伴舞的音乐。

18世纪末期，三角琴在民间非常流行。乡村的小伙子们用它动听的音乐来打动心仪姑娘的芳心。当时，上流社会的人都吹口琴，几乎不知道三角琴的存在，而穷人因为买不起口琴，只有弹三角琴。

现在，三角琴不再是只有穷人才会弹奏的乐器。由于其音色与众不同，它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好者。

扫描二维码，欣赏三角琴演奏的曲子。



思考题

1 《哑了的三角琴》一文中用了几种叙述方式？试简述之。 [3.1.3]

2 试描述拉狄焦夫的形象。 [3.1.2]

3 试描述“我”的父母的形象。 [3.1.2]

4 试描述“我”的形象。 [3.1.2]

5 当三角琴被夺走时，拉狄焦夫哭了，他的哭声包含了复杂的感情。试论述之。 [3.1.1] [3.1.2]

6 《哑了的三角琴》中展现了一些矛盾，并掀起了小说情节的高潮。试论述这些矛盾及其意义。 [3.1.1] [3.1.2]

7 “哑了的三角琴”里隐藏着一个人物的形象。试加以说明。 [3.1.1] [3.1.2]

8 试论述《哑了的三角琴》的主题或中心思想。
[3.1.1]

9 举例说明《哑了的三角琴》的艺术特色。 [3.1.3]

痴女阿莲

商晚筠

(有改动)



凡是作家描绘自己熟悉的社会，故乡，乡村，小镇，芭场的人物和环境，渲染当地的风土民情，忠实地反映一个特殊地域的现实生活，展示一个地方的生活风貌，这类小说，就是“乡土小说”。

（林清福《当代马华乡土小说研究》）

—

阿莲那家人住在马盖瀑布村少说都有四代之久了。她祖父那一代单传，她父亲白快乐是她祖母花了两百大银元抱来养的。她们这家人姓白，却又一家子黑锅底般嘴脸像极马来人。从她父亲白快乐到她三个弟弟白荣白杨白定，都是她祖母取的名字。

白莲是她上学堂念小学时用的名字。岁月可真不饶人，她闲搁在家里一转眼白闲了二十八。人家都管叫她阿莲——那是当着她家人的颜面嘴上头一番客气，背地里都喊她白痴莲白痴莲，喊得她眉头蹙^①紧两眼恼怒又拿不出脾气来。她三个弟弟全不当她一回事，也不爱在别人面前提起她，反正一看到她就一肚子火，都不拿她亲姐姐看。

阿莲一张嘴脸庸庸俗俗的老是燃不起精神，五尺两寸半高应该是标准的中国人高度。人家无意间拿她瞧，第一眼最先落脚处就是那撑了好些年岁老是教人感觉不对劲的肚皮，挺得约莫五个把月大，这五个把月大的肚皮子尽撑了好几年，走路都变了模样，拿眼梢打量她，彷彿她底胛背教挺大的肚皮子拖累得又厚又驼，胸部也莫可奈何的往下拉跌了些许。一些不知情的外乡人还当她是做了好几个孩子的好命妈妈。她那不对称的两把瘦干干的腿骨子，惯了跨大步，总是嫌左脚挪太左右脚又撇太右，肚皮子也跟着晃向左摆向右。人家瞧着心

① 蹙(cù)：皱（眉头）。

眼底为她难过，她却没回事地一会儿学李太太一会儿学王太太那些有了身子的女人家，走到哪里一只手总是插着腰肚一只手前后猛摆，彷彿里头真格背着人家偷偷地窝了个宝贝娃儿，她还乐得到处现眼。

阿莲叫她母亲打骂了好些年她就是硬不肯改过来那学不得的坏习惯，有一回她母亲实在吃不消旁左邻右窃笑的眼光老远的目送阿莲一手插腰肚一手拎着菜篮子从菜市场左摆右晃的直回家，没让她大模大样的踩入门槛子里，一根鸡毛掸子^②猛冲着她那五个把月的肚皮肉挥落，毕竟那是肉，她一壁护着肚皮子一壁嚎啕大哭，撒了一地鱼菜。“救命啊！我娘可要打掉我肚里的孩子，天公可怜可怜我阿莲，我娘要抽掉我肚里的宝贝孩子哟！”她母亲叫她这么一喊，可吓出一把冷汗，和她父亲白快乐又吵又闹，好歹送她到邻镇一家规模不大的公立医院去检查一番。穷紧张一场，倒又落了话柄在护士小姐们嘴里，当笑话说开解愁，阿莲可是清清白白的小姐，给她多做些腰部运动那肚皮肉自然而然的也就消了。

但是阿莲就是那么死心眼，谁也休想说服她消了这肚皮肉，她倒还一本正经地摸着挺大了的肚皮肉，说是将来有那么一天给她们自家添个白胖男孙。

经她这么认真一说，她母亲一夜之间又白了几根头发。

② 鸡毛掸子(dǎnzi): 又作“鸡毛掸子”。指用鸡毛绑成的，用来除去灰尘的用具。

二

瀑布村里没一个人家愿意将自家闺女留到二十五六七白蚀米饭不嫁人的，白快乐看着一个年头紧挨着一个年头无情透顶地把阿莲送上三十大关，心里头害着急③，千托万托人家可不敢应允下这桩媒事。索性嘛把这担重任过肩给阿莲她母亲去承担。自己忙自己那片果园。

阿莲她母亲打从阿莲十八岁开始，便一路操心着阿莲的婚事，这短短的十年里，瀑布村都不知讨了多少门媳妇更不知嫁出去了多少个大姑娘，一年里头眼巴巴瞧着别人家嫁了一个又张罗下一个，抱了一个年头的又忙着抱年尾的，十二生肖里就差猪狗未凑上那整数，光是她们自家吃人家的喜酒收人家的弥月红蛋糯米，阿莲探听到哪个人家办喜事，比谁都高兴，每一回都嚷着要跟去凑热闹，好几个年头积下来，阿莲跟到哪儿难堪的场面就落在哪儿，阿莲她母亲拿她没法度④又掩不住别人溜啊直打转的眼珠子，更封不了别人一张鸡屁股般的嘴巴子，干脆这些年换她父亲白快乐去吃喜酒，醉个胡里胡涂的。

阿莲可从来就没一件事教她操心自己的。

人家办喜事忙里忙外乐呼呼，她也跟着临自个儿头上似的一脸喜气洋洋站在自家大门口瞧那一辆又一

③ **害着急：**感觉着急。害，产生（某种不安的感觉或情绪）。

④ **没法度：**表示无奈，没办法。

辆猛按喇叭绕着村子热热闹闹过的嫁车，还数着张家的嫁车有多少，李家的嫁车有多少。

逢着人家办丧事哭愁个脸呼天抢地的，她也跟着大把泪水流啊流，难过上好几天。瞧着出殡的戴孝人经过自家门口送殡到公墓时，若不是教她母亲拦着，她可恨不得褪下一身花绿换一身黑凄惨的孝服跟在抬棺材后头那一伙孝子孝孙群里陪着号哭一场。

她母亲还老说：“阿莲她阿公阿婆死的那光景，她若懂得这般搥心肝嚎啕痛哭这般难过就好了，光是哭别人的爹别人的娘，哪一天轮着我或她爹翘了辫子直着身子去了，她真个痛惜号哭起来，让我短命十年也值得。”

三

阿莲她家里三个兄弟随着年岁增长懂得太多钞票的好处，一个步一个后尘在瀑布村里待不牢，先是老大白荣盘算着那一年仅赚回两次收成的果园没多少出路，和父亲吵了整两个星期吵翻了脸，到星加坡驾驶卡车赚热热的星币去了，老二白杨在邻镇木材厂混了三年的学徒，如今摇身一变，身价五百月薪的工头，每个月拿了五十八十的给家里，老么在杂货批发行里学做买卖，混了一年多那点点钱都不够他花，回来一趟就伸一次手。白杨拿回来的钱正好够打发白定。白快乐瞧在心眼底梗了一根鱼刺似的，吐不出又咽不下。那做母亲的疼着孩子的时候她嘴里头就跟你使戏

法，不成理由却生了上千个理由，说什么一个大男人家在外头的没个头寸^⑤花未免太不是话了，赔这点儿不碍眼的钱总比长久的养一个丢人现眼的阿莲划算，想着也没什么不是。这只手接过白杨的钱原封搁在那只手给了白定，连手心儿教儿子孝敬自家那汗温温的滋味是怎么的都没来得及感觉一会。

每一回临了月尾，阿莲她母亲算定了白定会回来一趟，反正一到月尾白杨来了一回白定的影儿早已上路朝家里回了。

刚弄好饭菜白定就来了，他就不会差个半小时一小时的。杂货批发行的小卡车停在大门口，一大块黑影跌在门板上粘着那儿，小厅堂挣不着日中的午阳，彷彿无端的拦住了逼人的乌云张布在门口，虽然从厨房望出去，看不清楚白定的衣着和濛黑一片的表情，每一回他来的时候总是爱涌着一片阴晦晦的黯影进来，于是阿莲以为阿定没了脸孔，因为阿定对她就是那么一副气糊了一团黑的脸，他咬着烟，后面跟着两团黑蒙蒙的男人，阿莲可清清楚楚的瞅见了。

白定跟母亲介绍了一下，这两个年轻伙子看上去二十好几的是随同来玩的好友。

阿莲她母亲有意把阿莲安排在那两个年轻伙子的中间，一张嘴巴默不做声的吃饭，一对亮起来的眼珠子，却暗地将两人相互观察比较一番。

阿莲左边那个伙子阿定说是和阿莲同年，个子

^⑤ 头寸：指钱。

跟阿莲差不多，瘦黑个子却顶结实的，不太爱攀话儿^⑥也不太吃菜，尽顾着扒碗里头结团的白饭，一副苦过来的男人咀^⑦脸，脸上头一对懂事的浓眉衬一双单皮眼，一只狮鼻正中似一头雄狮前肢趴前稳稳当当的坐姿，咀唇不薄也不厚，牙齿暴了些但是不嫌滑嘴，头发短短得恰到干净俐落，耳朵大大的耳垂可厚呢！这般一派教人摸准他老实可靠，如果他还沒有老婆的话……？想到这里不由得瞅了阿莲一眼，她那副吃相，嘴角油了一大片，十个指儿都派上场了，“阿莲，少来那副馋相，肚皮又长肉了。”阿莲没听懂，油腻的筷子又朝着芥蓝菜翻动，夹着了一只肥虾仁，高兴地瞧众人一眼又唯恐旁人抢了她的，忙送入咀里咬烂，

“阿莲！”她母亲略微大声了些，其他人跟着这么一喊停了筷子和嘴巴，六只眼睛看着她母亲，白定的眼睛挑得好凶，她母亲又忙抱歉地长了旁的话：“怎么你们两个老客气着尽低头扒饭，来，吃几块肉也好长些肉。”说着先给阿莲右边那个较年轻的伙子送一片半肥瘦，一双筷子再往咸菜里挑了老半天，挑出两片瘦肉夹在一块，送给阿莲左边那个瘦黑个子的。“你较瘦，多吃点肉啊菜的，别客气哟！”白定并不满意母亲这多余的话，横着眼梢白了她一眼。

阿莲眼睁睁的瞧着她母亲老是给这两个漠不相干的男人夹肉，带着恳求的眼光直看着她母亲。“还不

^⑥ 攀话儿：互相闲谈；交谈。

^⑦ 咀(zuǐ)：同“嘴”。

快吃完了妳那两口饭，发什么獸^⑧！”她母亲可真的骂了她一句。

白定这回也火了，脸儿比刚才背着光进来还要黑，“吃一顿饭妳就嘴里头省那两句话行不行！不吃了。”

阿莲以为白定指着她骂，尤其是上回挨他一顿骂又一顿打的光景全占据了她底意识，她陷于慌张失措的状态，一会儿望她的母亲，一会儿又偷偷的望白定。

阿莲旁边的年轻伙子不当一回事地吃了一碗饭又添了一碗，想是摸熟了他的脾气。

白定喝了一杯白开水，顺手拿了一件搁在钉子上的白毛巾，才要凑张脸过去揩嘴，猛地回身朝他母亲叫了起来，“这白毛巾怎么那么臭，是谁的用了没洗？”

阿莲抬起头来望着白定把毛巾一把丢进洗脸盆，正要开口，她母亲瞟^⑨了她一眼：“还不吃完那口饭？”白毛巾浸着脸盆的水湿湿的渐往下沉，那是我的，阿莲看着那白毛巾，那是我的。

四

阿莲她母亲心眼底越瞧那瘦黑小个子越喜欢，趁白定他们三人脚后跟出了门槛子朝瀑布上路，把阿莲叫入房里吩咐了一番话。

⑧ 獣(dāi): 同“呆”，脸上表情死板，发愣。

⑨ 瞟(piǎo): 斜着眼睛看。

半个时辰后，“妳瞧妳要死不死的，能不能打点精神！”阿莲的母亲一把推着她掀起门帘子出来。

这会子阿莲给七分打扮起来，竟也学时髦地换了件宽松松不着身的大蓝花白底洋裙，头上梳了个大蓬头，脸蛋着了一层白得隐了鼻端的雀斑的白凤粉，两胁处洒了半瓶花露水把熏人的狐臭暂时掩住，大脚板套上一双像样却不像阿莲穿着会好看到哪里去的凉拖，凭这七分装饰教她在后头跟上去白定他们，还备了一壶喝剩的咖啡让她拿到瀑布那儿冰给他们喝。



花露水

阿莲从没这般不自在，她喜欢赤着脚板子喜欢自个儿身上那股怪异冲鼻的味道，她喜欢任头发自然而然的好像瀑布的路上那些长在树上头的绿叶，她喜欢穿尼龙长裤和光着胳膊的T恤，她很不愿意她母亲吩咐她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但她还是任那些讨厌缠人缠得透不过气来的鬼东西摆布她，限制她教她走在大太阳底下却老嗅不着自己两手摆曳出来的那股怪怪而又特别舒服的味道。

她一手提着咖啡壶一手插着腰肚走出门槛子，她母亲站在门口喊她别再要那般插只手儿荡只手儿的喊破了喉咙，咯出一口痰她就是乐个自在的充耳不闻，而且还加快了脚步走出她母亲的视野，渐渐的可以感觉到她母亲的声音给弯曲而长的路切断了或碰着树身一字一句的弹了回去，塞哽住她母亲的喉咙或胶插着老树身直卡在年轮里拔不出来死在某一轮湮久的年代。

她抬起头来，醒亮的眼光拨开遮挡着天空的叶丛。她母亲的声音死了，她兴奋地念着自己的名字，总是在没有人的路上她情不自禁地唤着自己的名字——白莲，白莲，白莲，白莲……那种声音从她的肚子里凉凉的流出来，每一个白莲都摸过她的唇舌，她轻轻地把它们咬出来，她听到，感觉到这两个字合二为一在她周围存在，她甚至可以感觉到她的名字为许许多多的草和树接受，欣然地接受。

她最喜欢上瀑布这条路，离村子才两里半，而且又经过她父亲那片大果园。这路平时静得怕人，大白天曾发生过好几宗非礼案，大半夜又不怎么干净，但是每逢星期假日都有外乡外镇的车子和包车驶在这条路上直达瀑布那儿，她逢着星期假日准会背着她父母亲上这儿的瀑布泡在冰凉的水泡一个热午，然后坐在大石头上边羡慕煞地看着那些无拘无束的外乡人。

经过果园的铁丝网外，她觉得脚板微微泡肿发疼，把拖鞋脱了和那壶咖啡提在一块相互晃荡。她只停了一会，瞧见她父亲在最里头的红毛丹树下张着一只吊网在空中睡着了。

阿莲踩着路旁的野草，湿湿软软的草叶像芒草花扫帚端一般软中带点硬茎，一丛一丛的含羞草惊慌失措的把叶身吻合起来，她尽量不去踩着她，但还是惊扰了伊¹⁰们宁静的午寐。

走了大半路，可热出一身汗，花露水的味道冲淡

¹⁰ 伊：人称代词。他或她。

消失了，她又嗅到两肋那股怪怪而又舒服的味道，更加努力地使出浑身热劲，那股味道越聚越浓，浓得她忘了花露水的味道，专心一意的左右摆着脑袋贪婪地珍惜着她自己的味道。蓬蓬的发教她晃摆得自自然然地平静下来，沾着腻腻的汗水散着阳光枯干的味道。

半程路几乎可听到瀑布宏亮的奔泻声。她更加快了步程，兴奋得忘了那股与她共生息的味道。

脚后跟彷彿也有人偷偷地跟着她气咻咻地赶路，她惊觉地把淌汗的脸背着阳光回头看，看到地上一团黑色的影儿老跟着她，她又急又气，朝着前路狂奔，过一会又停下来回头看，那黑东西还紧系着她不放，她朝它啐⑪一口温温的口水，瞧它还是死皮赖脸的跟着后头，她反身朝那黑东西踩了几下，甚至踩平了一小片嫩绿的草，以为这回把它踩踏得爬不起身了，又赶这么一小截路，来到瀑布凉亭，回头看，愤恨地注视着那比什么都缠牢人不放的黑东西。它还不死心，好吧！我到冰凉的水里浸一会看这回你还活不活。

阿莲想着就一步一步慎重其事地步下石级。白定和他带回来的两个男人在瀑布上头崖壁，还直往上爬着，阿莲瞧着三个大男人贴着崖壁像壁板上摆着尾巴怪里怪气地扭着身躯或追逐或捕猎小飞虫的壁虎，又丑又可怜的小东西，它们和崖壁上三个男人缩小的身影一模一样，阿莲提着咖啡壶和拖鞋，一手抓着裙裾，提得高高远离水面，先是露出两条腿，再往下

⑪ 猥(cuì)：用力吐出来。

走，冰凉的水贪婪地吞噬她的小腿，很快的两条腿儿都主动的喂下去给冰清的水，深及她底裤，她不得不将裙子一大幅掀上来抓牢在肚皮上，露出大红花黑底的三角裤，她尽顾着裙子竟忘了咖啡壶和拖鞋都泡在水里，壶盖想是封不紧，黑色的咖啡从壶盖渗出来，似一股暗流悄悄地染暗了一段水在她两腿间打绕旋转，她抓牢裙子，往瀑布上头瞧那三只扭摆着身体直想往上爬的壁虎，咧着嘴在阳光的缝隙间笑，阿定和那两个适才坐在她两侧吃饭的男人已爬到瀑布端顶，她喊着阿定，阿定和那两个男人低着头看她，她把咖啡壶提出水面朝阿定喊：“咖啡，冰了的咖啡。”

阿莲站在水里，抓着提高的裙裾，白定低头往下瞧，那上头很阴凉，阿定的脸上不似她敷¹²下一大片阳光。然后阿定和那两个男人一块下来，把背贴着崖壁一般滑着下来，阿定庞大的身影似一片乌云从天空落至她走过的石级。

“喏，咖啡，冰了的咖啡，”阿定咬着下唇，身上着了火地跳下水，大步划到她跟前，一手夺下她手里的咖啡壶，打开铁盖子，反着壶身往水里倒，然后黑浓浓的咖啡水在她和阿定之间流走了。阿定上了壶盖朝那两个站在石级上头闷不作声的男人抛上去空了的咖啡壶，转身用手狠狠的抓开她拥着裙裾的五指，她那只提着泡了水的拖鞋的手也派上用场，死死牢牢地护着掀上来的裙裾，嘴里喊着：“阿定阿定，裙子

¹² 敷：搽上；涂上。

会湿了，裙子会湿坏了。”阿定费尽气力使劲扳开她两只掌儿，扳开了她疼出两泡泪水，还赏了她一个又重又辣的耳光，“妳给我回去！听到没有，不然我教你吃两记硬拳头，给我回去！”她委屈万分又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地低紧了头瞅那浸湿了一大片且渐渐蔓上腰肚的蓝碎花白底洋裙，“阿定，它湿了，你抓开我的手，它们都被弄湿了。”

阿定夺下她手上那双湿拖鞋抛上岸，一手狠抓她的胳膊将她使劲一把拉上岸，反正阿定是这么想——就算是不小心抓下她胳膊一块皮肉她那种没多大反应的女人不会有什痛楚的感觉的，于是又使多一倍力气，上了石级才甩开她，她差点撞到其中一个男人。阿定朝地上吐了两大泡口沫，“臭死了，呸呸！妳这一身汗臭怎的这般浓烈，还不走，我叫妳回去妳听见了没，回去！”

她两手摸着湿了下半身的蓝碎花洋裙，又急又疼地哭将起来，“阿定，你弄湿了我的裙子，妈会骂我的，妈准会打我的。”

那两个男人当中瘦个子黑黑壮壮的在阿定耳边说了一些话，阿定看着她，那种逼人的眼神好像要把她化得无影无踪免得碍眼似的，她怯怯的看着阿定。“阿炳带妳回去，妳别再回来，去啊，还不跟上去。”

那个叫阿炳的男人替她拿了咖啡空壶和拖鞋，走在她前头，她一手插着腰肚一手拥着湿透滴水的洋裙裾：“不是我弄湿的，是阿定要它湿成这个样子的，

是阿定，不是我。”

“妳还噜嚙¹³个没完，回去，别再让我看到妳，看了倒霉，啐¹⁴！”阿定两手插着腰间，又朝地上啐了一口。

五

那个叫阿炳的男人走路的模样有点像她父亲白快乐，脚尖儿朝里，一副躬躬鞠鞠小家气男人。

刚才教阿定拚命的抓胳膊还疼没完，阿莲老插腰肚的那只手直条条地垂挂在膀子下，另只手绕过来护着那块瘀青的痕印。

“妳要不要穿妳的鞋子？”阿炳倏地¹⁵回过头来问她。

“哦……哦……”阿莲张口结舌地不晓得该怎么说。

“这路很难走哦！”阿炳瞅她说不出话，给她递了拖鞋过来，她伸出手想要接那双拖鞋，但是临了半途又收了回来，她想起穿拖鞋那种难受得走不动路的光景，“不穿了。”

“妳拿着好吗？”阿炳把拖鞋摆在她脚前。“阿炳，我不穿了。”又奇怪自己没当他是饭桌旁教阿定

¹³ 嘿嚙(lūsu)：义同“啰唆”，指反复地说，絮叨地说。

¹⁴ 猥：表示唾弃、斥责或辱骂的叹词。

¹⁵ 倏地(shūdì)：极快地、迅速地。

带回家里来的男人，阿炳和阿定不一样，瘦黑个子脸蛋儿却常挂着月亮一般的亲蔼的笑意，瞧着她坚持不穿上拖鞋又无意弯下身子去拿，阿炳只好低下身子给她拿拖鞋。

“老定是妳弟弟？”阿炳这回不急着赶路，倒也和她平行，她身上那股味道使他很自然的距了她两尺远，脸上一寸皮肉都不皱不蹙。

“老定，他是阿定，你说阿定？”阿莲半懵懂地问他。

“我们都喊他老定。”

“我有三个弟弟，阿定上头的叫阿杨，阿杨上头的叫阿荣，我是最最上头的，你怎么知道阿定是我弟弟呢？”

“看得出来妳比他大，他性子不好就是，和哥儿们爱耍脾气，他出手大方，哥儿们就冲这点喜欢他。”

“他最小的时候白白胖胖，我偷偷抱着他去看变戏法卖膏药的，阿杨我也抱过，阿荣这么大个子抱起来最吃力，我把阿定跌伤在饭桌底下，他哭得很怕人，我也哭了，我不想让他坐在我膝盖头好端端的跌伤，阿婆和阿妈轮阵打我，像这青痕记一般打得我好疼，我哭不出来，阿定吓病了她们带走了他，阿杨和阿荣不让我抱着到处玩，阿婆死了我并不想她死但她死了，我哭不出来。”

阿炳不知不觉地靠拢她，她身上还是浓烈地散发着那股味儿，“妳很可怜。”阿炳忘情地把拖鞋和咖

啡壶都交给了右手，左手抬起来放在她右手的青痕印上，“老定也过分了些，很疼是不是？这儿弄得很疼是不是？”阿炳别过脸来同情地凝近她。

从没有过这等事，阿定带回来瀑布村玩的男人和她靠得这般近，他的脸色那么轻松而又迫切关心，他说话的语气和大戏台上唱戏说词儿一模一样，有高有低，轻轻的，阿莲受惯了粗嗓门冲话，这阿炳，这瘦黑小个子名叫阿炳的男人为什么给她面对面的关心和耐心的嘴脸，阿炳的手小心地抚摸着那痕印，她有异样的感觉，一忽儿心里头又抖又怕，一忽儿心里头又喜又乐，她定定地看着阿炳的眼睛，阿炳停下来，她也停下来，她不记得身在何处，阿炳的眼睛黑黑深深的地方她看到了自己——白莲，她怎么会那般小心而又巧妙地给框在阿炳的眼珠里那点黑黑深深的地方，她想从那黑点上把自个儿瞧得更清楚些，阿炳却低下头，手也离开她胳膊上的痕印，然后往旁边挪了两步，“走吧！”阿炳闭着眼睛，仰着脸，冷冷地说。

她站在原地，刚才已快瞧清楚了自个儿摆在阿炳眼珠子里黑点的整副脸，阿炳又挪开了，是不是也把他眼珠子里小黑点圈着黑黑深深的地方连同她小巧的身影都收紧了不还她也不让她看。

“阿炳。”她本能地靠近他，“阿炳。”她很想瞧他眼珠子里那点地方瞧个仔细究竟的。

“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靠过来。”突然阿炳弄出一副和阿定一般难看讨厌的脸，“你自个儿回去，我，我去找老定。”阿炳把拖鞋和空瓶子搁在路旁草

地上，警觉地投一眼好几层耐人寻味的意思的眼光在她隆凸起来的肚皮子上，退了三四步，一个急转，头也不回地朝瀑布去。

“阿炳，我做了什么，你为什么和阿定一样的嘴脸看我，我做了什么。”

阿莲辛苦地蹲下身子，把拖鞋穿上，湿湿紧紧的皮带子捆得她脚踝透不过气来，还有脚趾相互挤贴，彷彿要黏成丑恶的一排肉圈子。

她蹲了好久，直想着阿炳，他逼近的脸孔，他瞳孔深深黑黑那点子上有一个很小很巧的白莲，她竟躲在一个男人张大了眼睛瞧她的瞳孔里，但是阿炳为什么不让她多看一会，不让她仔细瞧那个停留在他黑黑深深的点子上的白莲一会，他怕她吗？他拔腿的那张脸一会光景变得好难看。

但是他带着那黑点子里的阿莲走了，她要那个小巧的逗留在他瞳仁里的白莲，她要！她要！那是她的！那是她的！她要折回去向他要回来这么一点点却一张嘴脸整整齐齐不短一只眼睛不缺一根毛发的白莲。

她穿着拖鞋抱着咖啡壶，嘴里喊着阿炳的名字直朝瀑布奔过去。阿炳，那是我的！阿炳……阿炳……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我要！还给我，阿炳，还给我！

她忘了胳膊上那五根指印的青痕，她忘了阿定在瀑布那儿不愿再看到她。她心里头紧挂念着那小小巧巧的白莲让阿炳带走了，那是她的为什么会长在阿炳的黑点子里那种黑黑深深的地方。

她心里有一股疯狂的念头，她终于发现了可以属

于她的东西，而且那是惟一能够属于她的东西她必须跟阿炳要回来，一个完整无瑕的白莲。

她在阳光投射的路上奔跑，穿着不透气捆得她脚板儿紧紧的拖鞋，小脚趾有一阵破裂的疼痛直夺她心胸，脚底沁着热闷闷的汗湿和鞋面的硬皮磨擦一番，按着路面踩下去每一步都掀起难以言喻的痛楚，她的额头淌着大点豆汗，她心底的狂恣和每一步路引发的疼楚绞盘一团，绞得她跌跌撞撞像一头老母鸭。

瀑布洪亮的奔泻声在路的尽头朝她逼近，然后整座瀑布移向她，她奔向它，它也奔向她，直到某一截短得不能再短的距离她和它都停下来。

她挽着一棵野生的木瓜树，两只眸子渴切地搜寻阿炳的影子，他不在上头，她朝下边搜寻，一块黑蓝泛着阳光的平面大磐石上躺着三条壁虎般的男人，只着了一件背心和深色的泳裤。

“阿炳！”她喊了一声，她不晓得除了阿定以外那两个男人当中谁是阿炳，反正他们都差不多长得一般的尺寸，两只手覆着脸挡住直晒的阳光。

“阿炳！”她稍加力气大起嗓门，瀑布声反击回来，她听到她那声阿炳竟拌在洪亮的瀑布声里含含糊糊地抖散，他们是不会听见的。

“阿炳！阿定阿炳……”她朝着底下磐石上的三条壁虎喊，前边的声音这回是够劲，先是阿定放下手儿，眯起眼睛坐起来往下看，疲倦的眼神看清楚了阿莲，猝然半横半挑地竖起眉头，怒目直盯着阿莲，“妳不是回去了吗？还回来干嘛，想捱打？”说着，

两个男人也坐了起来，穿藏青色的那个瘦黑小个子不就是阿炳吗？

“阿炳！阿炳！”阿莲挥着手，一会，觉得疼，浑身都伤着了似的害疼，又放下手。

阿定跳到水里，上了岸，步上石级，阳光和汗的混杂味袭过来，“妳找阿炳干什么？”两只手同时举起来抓她的肩膀子：“妳不照照镜子妳那副见不得人的模样？妳配吗？我叫妳回去躲在屋里躲在被窝里藏起来别让我再看到妳，妳知道吗？我想吐！我一看到妳所有倒霉的事儿都会发生在我身上似的，妳听清楚了没？”阿定一派流氓老大横着皮肉毒辣地骂她：

“我不打妳，但是妳得给我走，妳听清楚了没，我说妳—给—我—滚—回—去—别—再—让—我—看—
到—妳—这一副—倒—楣¹⁶—的一—样—子。”

“阿定……我要阿炳还我，那是我的东西……我要他还我。”阿莲晓得阿定的脾气，但是阿炳就在底下大磐石上。阿定的脸色愈来愈难看，阿莲不知不觉地往后退了几步，阿定一手闪电似的突击过来，抓了她湿汗汗的发一把，扯紧了将她拖过来。

“妳还要不要脸，妳看到男人就忘形了，妳知不知羞？好！妳不肯回去，我就这样拖着妳回去，像牵一头不听话的母牛一样，把妳头上的发扯光拔净，走！”

“阿……定，疼……疼……，放手，放我，疼死

¹⁶ 梗：同“霉”。

我了，阿炳拿我东西……那是我的东西，阿定……我要我的东西……疼，放手，阿定……疼啊……”

阿定把她拖过来又摆过去，摆过去又拖过来，一松手，她整个的趴倒在石路上，咖啡壶“格当卡啦浪”地滚过木瓜树下落了边直滚下去，敲响着脆脆的铁皮声，然后飘在水上。

阿炳和另一个男人也上来了，那个较阿炳年轻的拉着阿定一旁去。“嗳¹⁷嗳，别这样，她是你姐姐，够了，够了。”

“哼！”阿定冲一股气往鼻孔出，掉头和阿炳说了些话，三个人先后又走下石级，阿炳居最后，露出一个头回望阿莲，阿莲感觉到那一瞥使他瞳孔里的白莲整个面临毁灭，她看不到她。她已毁灭了吗？怎么她看不到她，那么远的眼睛一瞄即逝那里头包含了多大的敌意多具威力的一瞥，她感到浑身都是软弱无力的掺着骨肉那阵阵痛，从脚跟脚板儿涌上来，收集了手臂和跌着的肚皮腰痛，所有的痛都聚在某一根神经冲刺上来。

她两手支着地坐起来，疼痛难熬地站起来。

七分的打扮溃掉了，一分一分的减至原来的零，她整个人站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尖头尖尾的零。

她离开的时候瀑布也退得远远的，她不再听到瀑布冲泻的声音，她没刚才来的时候那般快乐，她晓得身上少了一样东西但是又说不出那是什么东西，她还

¹⁷ 唉(āi)：叹词，表示不同意或否定。

是感觉到身上缺了一样东西。

阿莲她母亲睡午觉睡得正熟的时候，逢着阿莲一脸讪讪地揽了一大朵阴晦暗色淹进来。

“阿莲，你怎么样回来了，阿定他们呢？”她母亲从布帘子的缝隙瞧见了她，又没听见阿定和他朋友的声音。

“我要冲个凉。”阿莲自顾自地走进浴室。

“阿莲，你怎么样了，一回来就要冲凉！”她母亲懒懒地打了个哈欠，翻个身继续她中断的午睡。

阿莲在浴室里抓了一块香皂拼命的往两胁下擦，磨出一层又浓又厚的香皂泡沫，她低着头拿水瓢子盛着一瓢一瓢的水冲洗肥皂沫，冲得手也累了，她听到她母亲在房里头骂，“你冲个什么劲啊，井水都叫你那水瓢子舀干了。”

阿莲低着头瞅那降低的水面，瞧见自己光赤着的身子顶了圆鼓鼓的大肚皮，肚脐眼也凸了出来，她哭了，从小声的抽搐到大嗓门的号哭。

她母亲不晓得她是怎么一回事，从房里出来，一边喊她一边敲着浴室门，铁皮门敲得好响。

“阿莲，你怎么样了，你在里面干什么？”

阿莲一句话都不说，一味哭号着，好伤心好难过的样子，哭得她母亲好生害怕，以为她被人欺负了，敲打铁皮门的声音越猛越大：“阿莲你在那里干什么啊你，开开门？你快点开门。”

一阵敲打之后门打开了，拳头落了空，差点敲到阿莲，她一丝不挂地向着她母亲，脸上挂着一行

行的泪，还在哭着：“妳怎么不把衣服穿上，妳衣服呢？”昏暗的浴室里的地板上堆弃了湿成一团的裙子内衣裤。“才换上的衣服，真是的。”说着回身到房里给她拿了巧克力色的尼龙长裤及一件无领无袖的蝴蝶花上衣和干净的内衣裤。

“妳说妳哭什么来着？”她母亲一件一件地递给她穿上。“我不知道。”阿莲拿哭丧的脸呆呆地望着她母亲。

“洗洗脸吧！哭成这副样子又不说。”

她母亲不当一回事地回房里去睡觉。

六

五点多阿定回来了。阿炳和另一个男人在门外小杂货卡车上没进来，阿定跟他母亲到房里去拿钱，数一数八张红色钞票，收入裤袋里，也没在嘴上头说什么话，拍拍手就要走，他母亲扯着他的袖子，有话跟他说。

“阿定，你等一等，我问你阿莲怎么先回来了，还哭哭啼啼的，你打了她。”

“谁叫她老跟着我，我就讨厌她跟着来，你没瞧她那模样多丢人，改次教我看到她这样跟着后头我不饶她！”阿定咬紧牙根，恨不得把阿莲那挺起大肚皮的影子咬得碎碎。

“她是你姐姐啊！还有，那个瘦黑小个子的男人名叫什么的，我看得出他人老实忠厚，很牢靠，他成

亲了吗？”他母亲压低嗓音，急迫地问阿定。“哼！妳是替她想啊，就算人家没娶老婆光棍一个，妳拿一千八百的去倒贴我敢说阿炳那家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她也二十八好几了，老姑婆一个不打紧，人家一瞧她那隆个隆冬的肚皮子人家怎么想，她不是那回事人家还是会往那回事上头歪想！”阿定越说越大声，她母亲扯了他的袖子一把：“你说小声一点行不行，叫你朋友在外头听见了。”

“妈，我说妳就少让她在外头跑动，她那样子有多难看，她不要面子我还要面子啊！妳晓得阿张他刚才在瀑布那儿怎么跟我说，他问我你姐姐是不是跟别人有了孩子，那家伙心眼儿一歪就跟你歪到那上头去，若不是看在他和我把兄弟似的，换了别人我不教训他才怪。”

“阿定，阿莲是你亲姐姐你怎么这般说话，”他母亲推他出了房门，阿定走过小厅堂看到阿莲站在门槛子上，靠着大门，左手绕到腰背穿在插在腰间的右手肱¹⁸腕上，左脚踩在右脚背上。

“妳在门口干什么？进去，听到没有，我说进去妳耳聋了是不是？”阿定一瞅见他心里就一股火。

“阿定，你要走了？”阿莲避过一旁，她晓得阿定在房里头和母亲吵吵闹闹的必然是一肚子火找她发。

“进去！不要站在这儿碍人进出方便的。”他睁大滚圆的眼珠子要射穿人的皮肉似的，一丝都不放松。

¹⁸ 肱(gōng)：胳膊上从肩到肘的部分，也泛指胳膊。

“阿莲，到屋里头去！”她母亲站在房门口喊她，她搞不清阿定和母亲是怎么一回事，都不让她在大门口张望一会，她躲一旁进入屋里头去，阿定把大门两扇拉拢合上，不久，小卡车发动引擎，吼了几声拖曳着难听的声音走了。

阿莲站在后门口老远的看着阿定驾驶的小卡车远去的驶出村外。

七

阿莲一整天老站在前门槛子等人似的痴痴呆呆地望着那条从村外伸进来的路子。

“阿莲，去买一斤咖啡和两斤白糖。”她母亲在厨房喊她，过了一会未见她进来，又喊了她，“阿莲，阿莲你死到哪里去，去买一斤咖啡和两斤白糖，阿莲啊！”

阿莲到厨房里去，她母亲一面煽着炭炉的炭火，脸闪过一边避开劈拍乱跳的炭火花和浓烟，她母亲瞧见她可进来了，放下大叶扇，忙透地探手入襟口袋里掏出一张翠青色的五元钞票放在她手心窝。“哪，去买一斤咖啡和两斤白糖，去了就回来，别在外头闲逗着，记得找回零钱哦！”

阿莲点点头，在两手间把钞票对折成小方纸，左手捏紧，右手插着腰身走出小厅堂，大门瞠开着，门外的阳光鲜辣辣地照耀着她脸肤上，她眯起眼睛，吃力地瞧着到小杂货店的路，杂货店外停了一辆私家

车，奶油色的车身和黑油色的车顶，阿莲站在它旁边，真想用手轻轻的摸一摸它，老生婆从店里头瞧见阿莲站在那儿，怕她手脚不干净的乱摸一通，她走出来不客气地指着阿莲，“嗳！妳要买什么，不要站在那里，来店里头。”



阿莲醒过来地，又惟恐自己真个不小心摸了这漂亮的车子一把，忙将两手放在肚皮肉上，走进店里去。

“买东西？”老生婆冷冷地问她，这村子就只有这么一家杂货店，阿莲每一回都拿钱来买东西，每一回她的脸色就是这么一副瞧不起人的拉长给人看。

“一斤咖啡，嗯……一斤咖啡，一斤白糖。”

阿莲站在一罐糖果罐前，阿生婆一壁秤白糖一壁回头盯她，怕她偷了罐子里的糖果吃。

“四块六毛五，”阿生婆眼梢子瞟上，无须打个算盘什么的，阿莲给了她五块一张，她跑到店里头去和她女儿阿娥及一个瘦瘦高个子的陌生人谈谈笑笑一阵后才出来，看到阿莲一手抱着咖啡粉一手抱着白糖还未离去：“妳还要买别的吗？”阿莲低声地看着手里抱着的白糖咖啡说：“老生婆，妈说要找零钱，妳还没找我。”

老生婆悄悄地骂了一句白痴莲，悻悻然地找了三毛五：“阿莲，妳看到店外那辆车子没？我阿娥下个月就要嫁人了，那辆车子将来也是她的呢？妳跟妳妈到时候来喝喜酒哦！”

“好的，我跟我妈说。”

阿莲走出杂货店，情不自禁地多看了这小房车一眼，然后回家去。

老生婆朝店里头幸灾乐祸地说：“阿娥，那个白痴莲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嫁出去瀑布村，真可怜，二十八岁了还没婆家，也真难为她，面子上多不光彩，唉！够可怜的。”

阿莲回到家里，她母亲劈头就问：“妳又溜到哪里去了啊妳，买了多少钱？”

阿莲把白糖咖啡放在她母亲手上，打开掌心给她母亲三毛五，她母亲奇怪地：“这白糖怎么这般少，我叫妳买两斤妳买了多少？”阿莲先不回答她母亲这句话，她想起了更重要的事：“妈，老生婆告诉我叫我回来跟妳说，阿娥下个月要嫁人，有车子的人家呢，她教我们去喝她喜酒呢！”

“叫妳阿爸去，我们不去！”她母亲又记挂起白糖和咖啡：“我叫妳买两斤白糖妳都买了多少，这么一点？”

“一斤咖啡一斤白糖，老生婆找我三毛五啊！”

“不对，五元才买得一斤咖啡一斤白糖，她太吃人了，妳啊，妳连一斤咖啡一斤白糖的价钱都教人混掉，妳吃那么大真是的！白蚀米饭！妳给我看着这

锅，不要让汤滚出来，我去找老生婆理论，当我是好欺负的啊！”

阿莲坐在炭炉旁，看着烧得猛极的炭火，心想看已经好久没跟着她母亲去吃喜酒了，那种喜气洋洋热闹闹的场面，阿娥她嫁的人家可是有头有脸的呢！

为什么家里从来就不像别人家一样办一次喜酒呢？为什么不呢？锅里的汤水可开了，跳滚滚地冒出一丛蒸气，冲着阿莲的脸，蒙住她的眼睛，她闭起眼睛，什么都看不见，蒸气一丛一丛地冒上来，冒个不停……

她闭起眼睛，两手忘神地抚摸着撑了好些年的肚皮肉，直想着什么时候她们家也张罗喜宴请所有瀑布村的人喝喜酒？什么时候她们家也抱个白胖娃儿满月那天忙着给每一个瀑布村的人家送红蛋黄姜糯米饭，这一切的一切彷彿是很久很远的事，模模糊糊的，连她闭起眼睛集中精神去憧憬也无法达到那美丽的幻境。

蒸气继续地一丛一丛的冒窜出来，冒个不停……

稿于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原载于六十六年七月一日、二日《联合副刊》

痴女阿莲

作者简介



商晚筠，马华著名女作家。原名黃莉莉，后改为绿绿。1952年8月12日诞生于吉打州华玲一个杂货店家庭，在七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她先后在华玲育智学校和居林觉民国中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1971年赴台进入侨大先修班，翌年考上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在台就学期间，曾以短篇小说《木板屋的印度人》《君从故乡来》分别获《幼狮文艺》

“全国短篇小说大竞写”优胜奖和《联合报》第二届小说佳作奖，在马华文坛上奠定了一席地位。评论界认为，商晚筠是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马华文坛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也有人认为商晚筠是马华文坛在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台湾作家李昂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我对马来西亚一直都有好感，因为有两位马来西亚作家在台湾的表现是台湾作家甚至是亚洲作家在很多方面都望尘莫及的，他们就是李永平和商晚筠。”

1977年自台大毕业，年底返回马来西亚。翌年，加入《建国日报》担任副刊助编，编《万象》和《天涯寻知音》等副刊，年底升为副刊主任，后来转入《商海》杂志担任撰稿人。1979年杪赴台大外文系研究所深造，因哮喘病发作而不得不放弃学业。

1981年8月，她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刊物《文道》的采访编辑，先后出任该刊代执行编辑和总编辑。1986年辞去《文道》总编辑职位。

翌年，商晚筠转赴新加坡加利谷山广播局戏剧组，担任编剧。1994年辞职返回故乡华玲，准备专心写作。1995年5月25日病发，被送入马大医院治疗。6月21日在马大医院因中风逝世，时年43岁。目前商晚筠已出版作品有《痴女阿莲》《七色花水》和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出版的未完稿遗作《跳蚤》等等。

题解

《痴女阿莲》要表现的是主角阿莲在马盖瀑布村中所承受的痛苦经验，以及从无知到终于有所自觉的心路历程。阿莲虽然有了追寻自由与希望的觉悟，尤其自阿炳出现以后，但她理想中的新世界，却仍旧被旧世界的阴影所笼罩，这包括母亲的不谅解、弟弟的嫌恶，还有乡人邻里的欺压与嘲讽。作者借阿莲的遭遇来传达两个讯息，那就是弱势群体应受到社会的同情与关注，以及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幸福与尊严的本能与权利。

导读

一、写作题材

1985年之前，商晚筠的小说皆以乡土为背景，其中最明显的本土化写作是着重于以社会底层人物为题材，以地方性和乡土特质铺展小说。小说集《痴女阿莲》中的大部分篇章都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并以故乡华玲的人事、景物为参照，大部分场景也都以或隐或显的场域为中心，如杂货店以早期作品中未成年的观察者为立足点，带出某些隐喻。此外，大部分篇章也涉及不同种族及文化背景，恰如其分地呈现出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复杂性和立体感。

商晚筠也以女性视角书写女性的爱情与婚姻，关注女性命运。她第二本小说集《七色花水》中的九篇小说，刻画了一群女性知识分子形象，有学生、记者、艺术家和政治人物。这些女性勤劳善良、任劳任怨（如《七色花水》中的姐姐），工作能力突出、兢兢业业（度幸舫），性格坚毅、行事果断（胡颜），敢闯敢做、胆识过人（季妩），追求完美（席离）等等，集中体现了商晚筠的女性意识。然而，这些女性在强大的父权社会体制的宰制下处处受挤压，终究避免不了被排挤的命运，如《轮迹》中的“我”无故遭解雇，四处流浪，靠面包和白开水过日子；《暴风眼》中的度幸舫终究避免不了被排挤的命运，无奈选择自我流放；《茉莉花香》中的女性政治人物不管怎样努力，也难摆脱失败的命运等等。

二、故事情节与结构简介

《痴女阿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村落。阿莲是一个智障女孩，但她同样有自尊心，同样对一般人经历的结婚生子充满着向往，她周围的人却因阿莲的这种向往而嘲笑她，母亲因此而打骂她，兄弟因此而怨恨她，阿莲长期生活在受歧视的环境里。在一次郊外瀑布戏水的路上，她遇到了三弟好友阿炳友善的关心，阿莲自以为得到了肯定。然而，当她表现出喜悦的时候，阿炳迅速从关怀与同情中抽离，让阿莲回归冷漠的世界。

情节梗概可以简单分为下列五个部分：

1. 阿莲出场，交代阿莲的身世背景与外在形貌。故事由此展开。
2. 叙述阿莲三个弟弟的生活状况，从中带出三弟阿定对阿莲的怨恨。

3. 阿莲的三弟——阿定带两位朋友到瀑布戏水，把故事情节推向高潮，由此揭开阿莲的内心世界——阿莲虽然智障，但她和常人一样，需要关怀，也有感情上的需要。
4. 阿莲被阿定驱逐、殴打，阿莲回家痛哭，揭示了她内心的真实面。
5. 阿莲买咖啡和白糖，被杂货铺的老生婆敲诈，从中带出村民对阿莲的歧视与欺压。

三、语言与艺术特色

在《痴女阿莲》中，商晚筠以雅俗共赏的语言，结合马来西亚华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创造了独特的语言风格。例如“到星加坡驾驶卡车赚热热的星币去了”，就是商晚筠将当时大量马来西亚人到新加坡寻找工作的情况写进了小说里，而“热热的星币”则更是“马来西亚华语”特有的表达方式。

另外，作为一个智障儿，阿莲无法通晓人事，只能终日陶醉在自己的天地里，自得其乐。因此，我们会发现，阿莲在小说里很少说话，因为她无法理解别人，也无法被别人理解，她很难在身处的环境里找到“自我”。她的“自我”被所有人蔑视甚至忽视。这种被动的说话模式可以理解为商晚筠试图进一步反映传统社会中女性备受欺凌打压，自我意识被完全忽略的书写策略。

在第四节中，当她终于离开母亲，当母亲的声音终于“死”了之后，她“兴奋地念着自己的名字，总是在没有人的路上她情不自禁地唤着自己的名字——白莲，白莲，白莲，白莲……那种声音从她的肚子里凉凉的流出来，每一个白莲都摸过她的唇舌，她轻轻地把它们咬出来，她听到，感觉到这两个

字合二为一在她周围存在，她甚至可以感觉到她的名字为许许多多的草和树接受，欣然地接受”。唯有身边空无一人的时候，一直备受欺凌打压的阿莲通过自己与自己说话，不断地呼唤着自己的名字，她的自我意识才得以觉醒。

商晚筠以智障女孩为写作对象，正好可以反映她有意为身处边缘的女性发声的意图。

扫描二维码，以了解
更多有关商晚筠
的信息。



商晚筠著作大事记

年份	作品	事迹
1977	《木板屋的印度人》	获台湾《幼狮文艺》短篇小说优胜奖
1977	《小舅和马来女人的事件》	刊登于台湾《中外文学》
1977	《君自故乡来》	获台湾《联合报》第二届小说佳作奖
1978	《痴女阿莲》	获台湾《联合报》第三届小说佳作奖
1978	《寂寞的街道》	获南马文艺研究会小说组“王万才青年文学奖”
1978	《夏丽赫》	刊登于《蕉风》
1982	《简政》	获大马作协与通报合办短篇小说优秀奖
1987	《辗转红尘》	参加东京影展
1991	《七色花水》	第二部短篇小说集，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1995	《跳蚤》	遗作，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出版

思考题

1 试简述《痴女阿莲》的故事情节与结构。[3.1.2]

2 邻里对阿莲的态度如何？试举例说明。

[3.1.1] [3.1.2]

3 为什么当阿莲说将来给自家添个白胖男孙时，她母亲“一夜之间又白了几根头发”？[3.1.1] [3.1.2]

但是他带着那黑点子里的阿莲走了，她要那个小巧的逗留在他瞳仁里的白莲，她要！她要！那是她的！那是她的！她要折回去向他要回来这么一点点却一张嘴脸整整齐齐不短一只眼睛不缺一根毛发的白莲。

上文中的“他”是指谁？请阐述白莲想跟“他”要回来的是什么。[3.1.1] [3.1.2]

5 试描述杂货铺子的老生婆如何对待阿莲。

[3.1.1] [3.1.2]

6 作者如何勾勒阿莲的形象？[3.1.2] [3.1.3]

7 何以见得阿莲是个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的女子？

[3.1.1] [3.1.2]



8

阿莲因智商低而必须面对周遭人士的异样眼光，如果换成一个智商正常的女性，她的遭遇将会怎样？[3.1.1] [3.1.2]

9

试描述阿莲母亲的形象。[3.1.2]



10

试述《痴女阿莲》的语言特征。[3.1.3]



11

可否把《痴女阿莲》视为乡土小说？为什么？

[3.1.1] [3.1.3]

卖白菜

莫言

(节选)



1967年冬天，我12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揭开炕席^①的一角，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时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屉，扒拉几下破布头烂线团。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地，叫着我的乳名，说：



“社斗，去找个簸子来吧……”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① 炕席(kàngxí): 用来铺炕的片状物。（参阅插图）

炕：中国北方一些地区用土坯或砖砌成的睡觉用的长平台，上面铺席，下面有孔道，跟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她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说。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在一年的三个季节里，我和母亲把这一百零四棵白菜从娇嫩的芽苗，侍弄成饱满的大白菜，我们撒种、间苗、除草、捉虫、施肥、浇水、收获、晾晒……每一片叶子上都留下了我们的手印……但母亲却把它们一棵棵地卖掉了……我不由地大哭起来。

透过蒙眬的泪眼，我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从墙上钉着的木橛子^②上摘了下来。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脱离了木橛子，挤进了篓子里。我熟悉这棵白菜，就像熟悉自己的一根手指。因为它生长在最靠近



② 橱子(juézi): 短木桩。

路边那一行的拐角的位置上，小时被牛犊或是被孩子踩了一脚，所以它一直长得不旺，当别的白菜长到脸盆大时，它才有碗口大。发现了它的小和可怜，我们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我曾经背着母亲将一大把化肥撒在它的周围，但第二天它就打了蔫^③。母亲知道了真相后，赶紧将它周围的土换了，才使它死里逃生。后来，它尽管还是小，但卷得十分饱满，收获时母亲拍打着它感慨地对我说：“你看看它，你看看它……”在那一瞬间，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珍贵的欣喜表情，仿佛拍打着一个历经磨难终于长大成人的孩子。

集市在邻村，距离我们家有三里远。我心中不快，嘟哝着，说：“我还要去上学呢。”母亲抬头看看太阳，说：“晚不了。”我还想啰嗦，看到母亲脸色不好，便闭了嘴，不情愿地背起那只盛了三棵白菜，上边盖了一张破羊皮的篓子，沿着河堤南边那条小路，向着集市，踽踽^④而行。寒风凛冽，有太阳，很弱，仿佛随时都要熄灭的样子。不时有赶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超过去。我的手很快就冻麻了，以至于当篓子跌落在地时我竟然不知道。篓子落地时发出了清脆的响声，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篓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骂道：“穷种啊！”然后她就颠着小脚，乍着两只胳膊，小心翼翼但又十分匆忙地下到

^{③ 打了蔫(niān)}: 植物枝叶萎缩下垂。

^{④ 踟躇(jǔjǔ)}: 形容一个人走路孤零零的样子。

沟底，将那棵白菜抱了上来。我看到那棵白菜的根折断了，但还没有断利索，有几绺^⑤筋皮联络着。我知道闯了大祸，站在篓边，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母亲将那棵白菜放进篓子，原本是十分生气的样子，但也许是看到我哭得真诚，也许是看到了我黑黢黢^⑥的手背上那些已经溃烂的冻疮，母亲的脸色缓和了，没有打我也有再骂我，只是用一种让我感到温暖的腔调说：“不中用，把饭吃到哪里去了？”然后母亲就蹲下身，将背篓的木棍搭上肩头，我在后边帮扶着，让她站直了身体。

终于捱到了集上。母亲让我走，去上学，我也想走，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风迎着她吹，使她的身体摇摆，仿佛那风略微大一些就会把她刮起来。她走到我们的篓子前，看起来是想站住，但风使她动摇不定。我认识这个老太太，知道她是个孤寡老人，经常能在集市上看到她。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用忧伤的声音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

⑤ 缉(lǚ)：量词，线、麻、头发、胡须等许多根顺着聚在一起叫一绺。

⑥ 黑黢黢(hēiqūqū)：非常黑的意思。

到市上去看看吧，看看哪里还能找到卷得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可你不该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话：“再紧就成了石头蛋子了！”

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是你的儿子吗？”

“是老小，”母亲回答了老太太的问话，转回头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没大没小的！”

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斗^⑦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⑧。我十分恼火，便刺她：“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个小孩子，说话怎么就像吃了枪药一样呢？”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却并不停止。

“大婶子，别撕了，放到这时候的白菜，老帮子脱了五六层，成了核了。”母亲劝说着她。

她终于还是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在清冽的寒风中，我们的白菜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老太太搬着白菜站起来，让母亲给她过秤。母亲用秤钩子挂住白菜根，将白菜提起来。老太太把她的脸几乎贴到秤杆上，仔细地打量着上面的

^⑦ 篓斗(yuāndǒu)：盛东西的器具。

^⑧ 帮子：白菜等蔬菜外层叶子较厚的部分。

秤星。我看着那棵被剥成了核的白菜，眼前出现了它在生长的各个阶段的模样，心中感到阵阵忧伤。



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是不会算账。”

母亲因为偏头痛，算了一会儿也没算清，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用我刚刚学过的乘法，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

“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

“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⑨，层层地揭开，露出一沓纸票，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

^⑨ 手绢 (shǒujuàn)：随身携带的方形小块织物，用来擦汗或擦鼻涕等。

地数着。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的手里。母亲也一张张地点数着。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蜡条篓子摆在她的身边，三棵白菜都在篓子里，那棵最小的因为被老太太剥去了干帮子，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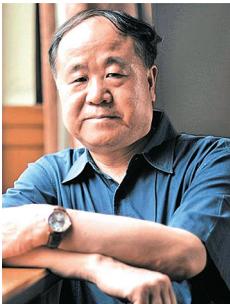
“娘，”我哭着说：“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就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卖白菜

作者简介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市，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著有《红高粱》（张艺谋成名电影《红高粱》原著）《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四十一炮》《酒国》等。莫言的小说语言风格独特，经常使用一对对反义词构建具有强大张力的叙述，比如在《红高粱》中用来形容“我奶奶”的大串定语。莫言的小说也采用多种叙事角度，比如在《檀香刑》中，每一章的叙事角度都不一样，而每一章的语言风格随着叙事者身份地位的变更，都会产生变化，看得出莫言极力在模拟中国传统戏剧与小说的叙述风格。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早已认为莫言是中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2012年，莫言不负众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题解

《卖白菜》是莫言以自己童年经历为背景的作品。他以“白菜”为线索，贯穿全文。文中刻画穷困造成的窘境，但贫穷的人在生活中仍能表现出各种真挚、朴实的“情”，并且能坚持“人虽处于贫困，但决不能丧失比金钱更重要的诚信”这个原则。

 导读

一、故事情节简介

一个贫穷的家庭，在临近春节的早上，因为家贫，母亲不得已，只好决定卖掉本来留着过年包饺子的三棵白菜。“我”尽管哭闹抗议过，但在贫穷这个现实面前，也只好低头。

“我”和母亲带着三棵白菜来到市集上，却碰到了一个挑剔的顾客。那个老太太不仅拽断了白菜的根，扯下了白菜上面干枯的菜帮子（这些干枯的菜帮子能够保护里面的白菜，让白菜不至于在寒冷的冬天里被冻伤），还唠唠叨叨地嫌弃这棵被“我”视为命根子的白菜，因此“我”对她感到相当的反感。

终于，老太太检视完了那棵白菜，决定将它买下。由于老太太不会算账，而母亲又偏头痛，于是让“我”算。因生活贫困，加上对老太太的厌恶，让“我”在算账的时候，偷偷地多算了一毛钱。后来，东窗事发，“我”在母亲脸上看到的失望表情，让“我”感到悔恨不已。

二、结构分析

开端（第1—9段）：年关已近，为贫困所迫的母亲下决心卖掉原本要留着过年包饺子的那三棵白菜。“我”哭闹抗议，但母亲不为所动。看着母亲取下白菜，“我”回忆起母子俩辛苦耕种的过程。

发展（第10—25段）：母子俩去集市卖白菜的过程。他们遇见一个挑剔的老太太，老太太毫不客气地撕下“我”最喜欢的那棵白菜的菜帮子，惹得“我”相当反感，因此“我”对老太太说话的口气也非常恶劣。老太太检查了半天，总算愿意买下那棵白菜。由于母亲和老太太都不能算账，于是由“我”来算。

结局（第26—30段）：放学回家后，“我”看见母亲在发

呆，而三棵白菜都还在篓子里，这是因为“我”算账时故意多算了老太太一毛钱。东窗事发后，白菜被退回了，因为“我”的不诚实，母亲流泪了，这眼泪让“我”终身难忘。

三、语言与艺术特色

莫言擅长描写细节，这些细节对小说的发展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能够凝聚情感。《卖白菜》这篇文章多处运用了细节描写。

文章开头“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揭开炕席的一角，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时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屉，扒拉几下破布头烂线团。母亲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这个细节描写可见母亲是在无计可施、万般无奈的时候，做出了要卖掉最后三棵白菜的决定。

当“我”听到母亲要卖白菜时，“我”哭了，“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透过此处描写，我们看到了倔强母亲慈爱的一面。

在前往市集的路上，“我”因为心情沉重，加上天气寒冷，不小心把篓子掉落在地上，那棵最小的白菜也从篓子里掉了出来，母亲急忙“颠着小脚，乍着两只胳膊，小心翼翼但又十分匆忙地下到沟底，将那棵白菜抱了上来”，母亲的这一系列动作——“颠着”“乍着”“小心翼翼”“抱”等等，都显示了母亲珍爱白菜的程度。

后来，“我”和母亲到市集上卖白菜，来了一位挑剔的老太太，“老太太将她胳膊上挎着的柳条箢斗放在地上，腾出手，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层已经干枯的菜帮子”，老太太在撕扯那棵白菜的同时，“我”感觉她仿佛就在撕扯自己的

心似的，这个细节为下文多算她一毛钱埋下伏笔。

巧设冲突，彰显性格是《卖白菜》的另外一项艺术特色。《卖白菜》这篇文章处处充满着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塑造了一个虽然生活贫困，但依然坚强、慈爱、倔强和信守诚信的伟大母亲的形象。

文章开头在决定是否卖这最后三棵白菜的时候，母亲内心很是矛盾，她何尝不想留下它们过年，但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当“我”不小心将白菜掉在地上时，母亲显得很恼怒，但是看到“我”手上的冻疮时，又用一种“让我感到温暖的腔调”对我说话。从“我”和母亲的对话中看出了她既有倔强的一面，也有慈爱的一面。

在集市上，“我”和那个挑剔的老太太之间的冲突是最激烈的了。虽然两人并没有正面起冲突，但是言语之间的毫不客气，让人能够感觉到两人之间的敌意。“我”之所以对老太太感到不满，原因在于老太太挑剔“我”和母亲辛苦栽种的白菜，她把大白菜外边的菜帮子撕了又撕。看着自己心爱的白菜这样被人糟蹋，“我”心中的愤怒之火暗暗燃起，因此故意在算钱时多算了一毛。

后来这件事被揭发，就算天塌下来都不流泪的母亲哭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我”本来只不过是想宣泄一下内心的愤怒，却没料到母亲会如此伤心。这些冲突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和贫困还不及作者的欺骗让母亲难过。

四、人物形象

《卖白菜》一共塑造了三个典型的人物形象，那就是“我”、“我”的母亲和一位买菜的老太太。

“我”是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由于贫困，对生活从来

没有过多的追求，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过年时吃一顿由自家种的白菜包的饺子。这是一个非常单纯，而且充满孩子气的愿望，但这小小的希望，也被现实生活的巨轮碾碎了。

那三棵留着过年的白菜要被卖掉了，“我”非常难过，因为在这三棵白菜里，有一棵最小的是“我”最中意的，如今却要被别人买去，成为别人的佐餐菜肴了。但是，母命难违，最后

“我”还是背起装着三棵白菜的篓子，和母亲一起前往市集。在路上，由于寒冷和难过，“我”不小心让篓子掉在地上。篓子里的白菜掉了出来，“我”知道自己闯祸了，所以马上哭着向母亲道歉，这行为显示了“我”其实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我”尽管懂事，但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当“我”看见那个挑剔的老太太对着自己心爱的白菜又戳又撕时，还是难抑自己心中的怒火，在不经考虑的情况下，故意多算了那老太太一毛钱来泄愤。这个轻率的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最后，那三棵白菜非但没有卖出去，“我”最心爱的白菜还冻伤了，母亲的信用更遭到了别人的质疑。“我”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所以母亲伤心的样子也让“我”感到沉痛。

“我”的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妇女，在《卖白菜》中，“我”并没有提到父亲，可见这个家只有母亲一人独立承担。母亲很坚强，也很慈祥。她知道自己答应过“我”要留着那三棵白菜包饺子过年，所以当家计陷入困境时，她左右为难，“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揭开炕席的一角，掀动几下铺炕的麦草，时而拉开那张老桌子的抽屉，扒拉几下破布头烂线团”，她希望能够从这些地方找到一点钱，那么就能够不卖那三棵白菜，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过个欢喜年，但事与愿违。

看着“我”哭了，母亲的心里也很难过，她“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感到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这里再度表现了母亲的慈祥。

后来，两人前往市集，“我”不小心把白菜掉在地上。母亲本想骂“我”，但由于心中不忍，于是使用“一种让我感到温暖的腔调”说了我几句，这里第三度表现了母亲的慈爱。

当“我”多算那老太太一毛钱的事被揭穿以后，母亲非常痛心。她尽管贫困，却秉持着诚信的理念，从来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但做孩子的却无法体会母亲的苦心，因此使母亲感到非常难过和失望。这种“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景，四度表现了母爱。

“我”的母亲诚实的形象在小说中尤其突出。当她发现“我”不诚实的行为时，她非常心痛，甚至哭着说出“你今天让娘丢了脸”这样的话。“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由此可见“我”的母亲把对顾客的诚信看得非常重要。她的这种坚持给“我”带来的震撼非常大，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买白菜的老太太是一个孤寡老人，脾气有些古怪执拗。她看中了“我”和母亲的白菜，开始嫌贵，但心里却知道白菜是好的。尽管如此，执拗的性情又使她嫌白菜卷得不紧。老太太也非常精打细算，她看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也不管“我”和母亲的阻止，坚持要撕开外面干枯的菜帮子，好确定里面的白菜没有问题，最后才让母亲过秤。虽然老太太的行为让人觉得过分，但一个孤独的老太太，必须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在日常生活中比较挑剔，避免吃亏，也是合理的。“我”由于年纪小，不曾想到这一点，加上护白菜心切，所以才会和老太太顶嘴，并且故意多算她一毛钱。

扫描二维码，以
阅读莫言的其他
作品。



思考题

1 试说明“我”会为母亲卖白菜的决定而哭的原因。[3.1.1] [3.1.2]

2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

为什么“我”要这么详细地列出白菜的数字？

[3.1.1] [3.1.2]

3 “我”非常喜爱那棵最小的白菜。试举例证明，并说明原因。[3.1.1] [3.1.2]

4 篓底有几根蜡条跌断了，那棵最小的白菜从篮子里跳出来，滚到路边结着白冰的水沟里。母亲在我头上打了一巴掌，骂道：“穷种啊！”然后她就颠着小脚，乍着两只胳膊，小心翼翼但又十分匆忙地下到沟底，将那棵白菜抱了上来。我看到那棵白菜的根折断了，但还没有断利索，有几绺筋皮联络着。我知道闯了大祸，站在篮边，哭着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 (a) 母亲对“我”的打骂和“我”的哭泣表现了什么？试分析之。[3.1.1] [3.1.2]
- (b) 试分析哪些词语表现了白菜在母亲心目中的分量？[3.1.2] [3.1.3]

5

她摇摇头，看样子是嫌贵。但是她没有走，而是蹲下，揭开那张破羊皮，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上那半截欲断未断的根拽了下来。然后她又逐棵地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

(a) 这段文字刻画了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

[3.1.2]

(b) 作者如何描绘老太太的形象？ [3.1.2] [3.1.3]

(c) 作者为何要着力描写这个老太太？ [3.1.2]



6

母亲那“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里包含了哪些复杂的情感？ [3.1.2] [3.1.3]

7

“我”为什么终生难忘母亲的眼泪？ [3.1.1] [3.1.2]

8

母亲是一个注重诚信的人。试举例证明。

[3.1.1] [3.1.2]



9

试分析《卖白菜》的文章结构。 [3.1.3]



10

试阐述《卖白菜》的主题思想。 [3.1.1]



11

试举例说明《卖白菜》的艺术特色。 [3.1.3]



哦，香雪

铁凝



“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

“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

“二十多年里，我确实相信曹雪芹的话：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

节选自孙犁《谈铁凝新作<哦，香雪>》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地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梁，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它走得那样急忙，连车轮碾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说：不停不停，不停不停！是啊，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台儿沟有人要出远门吗？山外有人来台儿沟探亲访友吗？还是这里有石油储存，有金矿埋藏？台儿沟，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挽住火车在它身边留步的力量。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也许乘车的旅客提出过要求，他们中有哪位说话算数的人和台儿沟沾亲；也许是那个快乐的男乘务员发现台儿沟有一群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每逢列车疾驰而过，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翘起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有人朝车厢指点，不时能听见她们由于互相捶打而发出的一两声娇嗔的尖叫。也许什么都不为，就因为台儿沟

太小了，小得叫人心疼，就是钢筋铁骨的巨龙在它面前也不能昂首阔步，也不能不停下来。总之，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从前，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于是，台儿沟那一小片石头房子在同一时刻忽然完全静止了，静得那样深沉、真切，好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自己的虔诚。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

七点钟，火车喘息着向台儿沟滑过来，接着一阵空哐乱响，车身震颤一下，才停住不动了。姑娘们心跳着涌上前去，像看电影一样，挨着窗口观望。只有香雪躲在后面，双手紧紧捂着耳朵。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喷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

“香雪，过来呀！看！”凤娇拉过香雪，向一个妇女头上指，她指的是那个妇女头上别着的那一排排金圈圈。

“怎么我看不见？”香雪微微眯着眼睛说。

“就是靠里边那个，那个大圆脸。看！还有手表哪，比指甲盖还小哩！”凤娇又有了新发现。

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但她也就很快就发现了别的。“皮书包！”她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就是那种连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学生书包。

尽管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但她们还是围了上来。

“哟，我的妈呀！你踩着我的脚啦！”凤娇一声尖叫，埋怨着挤上来的一位姑娘。她老是爱一惊一乍的。

“你咋呼什么呀，是想叫那个小白脸和你搭话了吧？”被埋怨的姑娘也不示弱。

“我撕了你的嘴！”凤娇骂着，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朝第三节车厢的车门望去。

那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真下车来了。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也许因为这点，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北京话”。“北京话”双手抱住胳膊肘，和她们站得不远不近地说：“喂，我说小姑娘们，别扒窗户，危险！”

“哟，我们小，你就老了吗？”大胆的凤娇回敬了一句。

姑娘们一阵大笑，不知谁还把凤娇往前一搡①，弄得她差点撞在他身上。这一来反倒更壮了凤娇的胆，“喂，你们老呆在车上不头晕？”她又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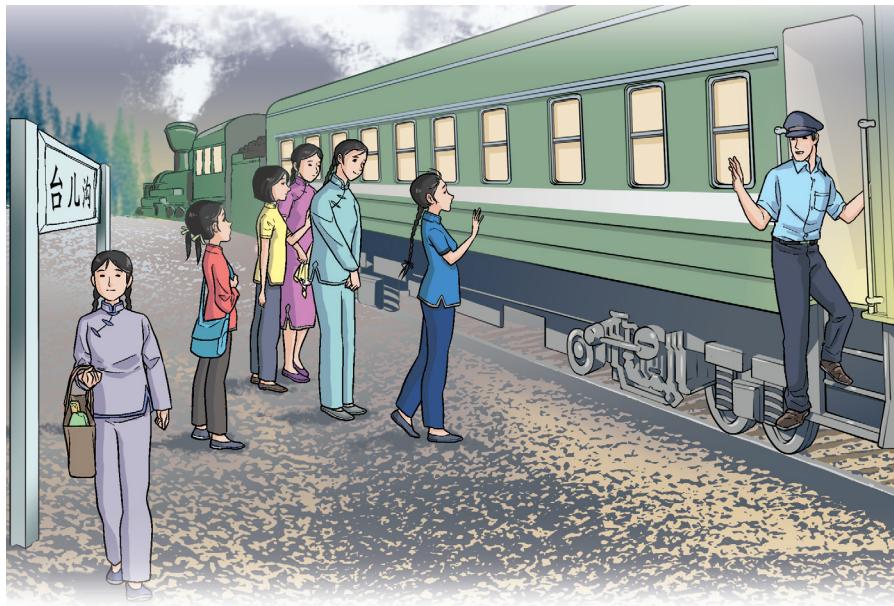
“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那是干什么用的？”又一个姑娘问。她指的是车厢里的电扇。

“烧水在哪儿？”

“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

“你们城里人一天吃几顿饭？”香雪也紧跟在姑娘们后边小声问了一句。

“真没治！”“北京话”陷在姑娘们的包围圈里，不知所措地嘟囔着。



① 搡(sǎng)：猛推。

快开车了，她们才让出一条路，放他走。他一边看表，一边朝车门跑去，跑到门口，又扭头对她们说：“下次吧，下次一定告诉你们！”他的两条长腿灵巧地向上一跨就上了车，接着一阵叽哩哐啷^②，绿色的车门就在姑娘们面前沉重地合上了。列车一头扎进黑暗，把她们撇在冰冷的铁轨旁边。很久，她们还能感觉到它那越来越轻的震颤。

一切又恢复了寂静，静得叫人惆怅。姑娘们走回家去，路上还要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

“谁知道别在头上的金圈圈是几个？”

“八个。”

“九个。”

“不是！”

“就是！”

“凤娇，你说哪？”

“她呀，还在想‘北京话’哪！”有人开起了凤娇的玩笑。

“去你的，谁说谁就想。”凤娇说着捏了一下香雪的手，意思是叫香雪帮腔。

香雪没说话，慌得脸都红了。她才十七岁，还没学会怎样在这种事上给人家帮腔。

“他的脸多白呀！”那个姑娘还在逗凤娇。

^② 叽哩哐啷(jīlikuānglāng)：形容器物撞击的声音。

“白？还不是在那大绿屋里捂^③的。叫他到咱台儿沟住几天试试。”有人在黑影里说。

“可不，城里人就靠捂。要论白，叫他们和咱们香雪比比。咱们香雪，天生一副好皮子，再照火车那些闺女的样儿，把头发烫成弯弯绕，啧啧！‘真没治’！凤娇姐，你说是不是？”

凤娇不接茬儿^④，松开了香雪的手。好像姑娘们真在贬低她的什么人一样，她心里真有点替他抱不平呢。不知怎么的，她认定他的脸绝不是捂白的，那是天生。

香雪又悄悄把手送到凤娇手心里，她示意凤娇握住她的手，仿佛请求凤娇的宽恕，仿佛是她使凤娇受了委屈。

“凤娇，你哑巴啦？”还是那个姑娘。

“谁哑巴啦！谁像你们，专看人家脸黑脸白。你们喜欢，你们可跟上人家走啊！”凤娇的嘴巴很硬。

“我们不配！”

“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

.....

不管在路上吵得怎样厉害，分手时大家还是十分友好的，因为一个叫人兴奋的念头又在她们心中升起：明天，火车还要经过，她们还会有一个美妙的一分钟。和它相比，闹点小别扭还算回事吗？

③ 捂(wǔ)：遮盖住或封闭起来。

④ 接茬儿(jiéchár)：接着别人的话头说下去；搭腔。

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

日久天长，这五彩缤纷的一分钟，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起来，就在这个一分钟里，她们开始挎^⑤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作买卖。她们踮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⑥、香皂。有时，有人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

凤娇好像是大家有意分配给那个“北京话”的，每次都是她提着篮子去找他。她和他作买卖故意磨磨蹭蹭，车快开时才把整篮的鸡蛋塞给他。要是他先把鸡蛋拿走，下次见面时再付钱，那就更够意思了。如果他给她捎回一捆挂面、两条纱巾，凤娇就一定抽出一斤挂面还给他。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和他的交往，她愿意这种交往和一般的作买卖有所区别。有时她也想起姑娘们的话：“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其实，有没有相好的不关凤娇的事，她又没想过跟他走。可她愿意对他好，难道非得是相好的才能这么做吗？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作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

^⑤ 挛(kuà)：胳膊弯起来挂住或钩住东西。

^⑥ 发卡(fàqiǎ)：妇女用来别头发的卡子。

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

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有一回她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打听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还问到它的价钱。谁知没等人家回话，车已经开动了。她追着它跑了好远，当秋风和车轮的呼啸一同在她耳边鸣响时，她才停下脚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可笑啊。

火车眨眼间就无影无踪了。姑娘们围住香雪，当她们知道她追火车的原因后，便觉得好笑起来。

“傻丫头！”

“值不当的！”

她们像长者那样拍着她的肩膀。

“就怪我磨蹭^⑦，问慢了。”香雪可不认为这是一件值不当的事，她只是埋怨自己没抓紧时间。

“咳，你问什么不行呀！”凤娇替香雪挎起篮子说。

“谁叫咱们香雪是学生呢。”也有人替香雪分辩。

^⑦ 磨蹭(móceng)：形容做事动作迟缓。

也许就因为香雪是学生吧，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

台儿沟没有学校，香雪每天上学要到十五里以外的公社。尽管不爱说话是她的天性，但和台儿沟的姐妹们总是有话可说的。公社中学可就没那么多姐妹了，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她们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她不明白她们的用意，每次都认真地回答：“两顿。”然后又友好地瞧着她们反问道：“你们呢？”

“三顿！”她们每次都理直气壮地回答。之后，又对香雪在这方面的迟钝感到说不出的怜悯和气恼。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又问。

“那不是吗。”香雪指指桌角。

其实，她们早知道桌角那只小木盒就是香雪的铅笔盒，但她们还是做出吃惊的样子。每到这时，香雪的同桌就把自己那只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哒哒乱响。这是一只可以自动合上的铅笔盒，很久以后，香雪才知道它之所以能自动合上，是因为铅笔盒里包藏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吸铁石。香雪的小木盒呢，尽管那是当木匠的父亲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的，它在台儿沟还是独一无二的呢，可在这儿，和同桌的铅笔盒一比，为什么显得那样笨拙、陈旧？它在一阵哒哒声中有几分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们对于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因为贫穷，同学们才敢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她盯住同桌那只铅笔盒，猜测它来自遥远的大城市，猜测它的价钱肯定非同寻常。三十个鸡蛋换得来吗？还是四十个？五十个？这时她的心又忽地一沉：怎么想起这些了？娘攒下鸡蛋，不是为了叫她乱打主意啊！可是，为什么那诱人的哒哒声老是在耳边响个没完？

深秋，山风渐渐凛冽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早。但香雪和她的姐妹们对于七点钟的火车，是照等不误的。她们可以穿起花棉袄了，凤娇头上别起了淡粉色的有机玻璃发卡，有些姑娘的辫梢还缠上了夹丝橡皮筋。那是她们用鸡蛋、核桃从火车上换来的。她们仿

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

火车停了，发出一阵沉重的叹息，像是在抱怨着台儿沟的寒冷。今天，它对台儿沟表现了少有的冷漠：车窗全部紧闭着，旅客在昏黄的灯光下喝茶、看报，没有人向窗外瞥一眼。那些眼熟的、常跑这条线的人们，似乎也忘记了台儿沟的姑娘。

凤娇照例跑到第三节车厢去找她的“北京话”，香雪系紧头上的紫红色线围巾，把臂弯里的篮子换了换手，也顺着车身不停地跑着。她尽量高高地踮起脚尖，希望车厢里的人能看见她的脸。车上一直没有发现她，她却在一张堆满食品的小桌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东西。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她放下篮子，心跳着，双手紧紧扒住窗框，认清了那真是一只铅笔盒，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它和她离得那样近，如果不是隔着玻璃，她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一位中年女乘务员走过来拉开了香雪。香雪挎起篮子站在远处继续观察。当她断定它属于靠窗的那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时，就果断地跑过去敲起了玻璃。女学生转过脸来，看见香雪臂弯里的篮子，抱歉地冲她摆了摆手，并没有打开车窗的意思。不知怎么的她就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攥^⑧住了扶手。如果说跑的时候她还有点犹豫，那么从车厢里

⑧ 攥(zuàn)：握。

送出来的一阵阵温馨的、火车特有的气息却坚定了她的信心，她学着“北京话”的样子，轻巧地跃上了踏板。她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用鸡蛋换回铅笔盒。也许，她所以能够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上车，正是因为她拥有那么多鸡蛋吧，那是四十个。

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她挽紧篮子，小心地朝车厢迈出了第一步。这时，车身忽然悸动了一下，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当她意识到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时，列车已经缓缓地向台儿沟告别了。香雪扑在车门上，看见凤娇的脸在车下一晃。看来这不是梦，一切都是真的，她确实离开姐妹们，站在这又熟悉、又陌生的火车上了。她拍打着玻璃，冲凤娇叫喊：“凤娇！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呀！”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台儿沟刹那间就被抛在后面了。下一站叫西山口，西山口离台儿沟三十里。

三十里，对于火车、汽车真的不算什么，西山口在旅客们闲聊之中就到了。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的只有一位旅客，那就是香雪，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塞到那个女学生座位下面了。

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她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还说她住在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她怕香雪不信，又指了指胸前的校徽，上面果真有“矿冶学院”几个字。香雪却觉着她在哄她，难道除了学校她就没家吗？香雪一面摆弄着

铅笔盒，一面想着主意。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她。

车上，旅客们曾劝她在西山口住上一夜再回台儿沟。热情的“北京话”还告诉她，他爱人有个亲戚就住在站上。香雪没有住，更不打算去找“北京话”的什么亲戚。他的话倒使她感到了委屈，她替凤娇委屈，替台儿沟委屈。她只是一心一意地想：赶快回去，明天理直气壮地去上学，理直气壮地打开书包，把“它”摆在桌上。车上的人既不了解火车的呼啸曾经怎样教她像只受惊的小鹿那样不知所措，更不了解山里的女孩子在大山和黑夜面前到底有多大本事。

列车很快就从西山口车站消失了，留给她的又是一片空旷。一阵寒风扑来，吸吮着她单薄的身体。她把滑到肩上的围巾紧裹在头上，缩起身子在铁轨上坐了下来。香雪感受过各种各样的害怕，小时候她怕头



发，身上沾着一根头发择不下来，她会急得哭起来；长大了她怕晚上一个人到院子里去，怕毛毛虫，怕被人胳肢^⑨（凤娇最爱和她来这一手）。现在她害怕这陌生的西山口，害怕四周黑幽幽的大山，害怕叫人心跳的寂静，当风吹响近处的小树林时，她又害怕小树林发出的窸窸窣窣^⑩的声音。三十里，一路走回去，该路过多少大大小小的林子啊！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漫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

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她想，为什么坐了一路火车，竟没有拿出来好好看看？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她才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哒”的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她又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她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啊！

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

⑨ 胳肢(gézhī)：在别人身上抓挠，使发痒。

⑩ 窫窸窣窣(xīxīsūsū)：形容细小的摩擦声音。

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⑪下“豁啷啷”地歌唱。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长大成人的山谷。台儿沟呢？不知怎么的，她加快了脚步。她急着见到它，就像从来没有见过它那样觉得新奇。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

今晚台儿沟发生了什么事？对了，火车拉走了香雪，为什么现在她像闹着玩儿似的去回忆呢？四十个鸡蛋没有了，娘会怎么说呢？爹不是盼望每天都有人家娶媳妇、聘闺女吗？那时他才有干不完的活儿，他才能光着红铜似的脊梁，不分昼夜地打出那些躺柜、碗橱、板箱，挣回香雪的学费。想到这儿，香雪站住了，月光好像也黯淡下来，脚下的枕木变成一片模糊。回去怎么说？她环视群山，群山沉默着；她又朝着近处的杨树林张望，杨树林窸窸窣窣地响着，并不真心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是哪来的流水声？她寻找着，发现离铁轨几米远的地方，有一道浅浅的小溪。她走

⑪ 怂恿(sǒngyōng)：鼓动别人去做（某事）。

下铁轨，在小溪旁边坐了下来。她想起小时候有一回和凤娇在河边洗衣裳，碰见一个换芝麻糖的老头。凤娇劝香雪拿一件汗衫换几块糖吃，还教她对娘说，那件衣裳不小心叫河水给冲走了。香雪很想吃芝麻糖，可她到底没换。她还记得，那老头真心实意等了她半天呢。为什么她会想起这件小事？也许现在应该骗娘吧，因为芝麻糖怎么也不能和铅笔盒的重要性相比。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被人盘问她们每天吃几顿饭了。娘会相信的，因为香雪从来不骗人。

小溪的歌唱高昂起来了，它欢腾着向前奔跑，撞击着水中的石块，不时溅起一朵小小的浪花。香雪也要赶路了，她捧起溪水洗了把脸，又用沾着水的手抿光被风吹乱的头发。水很凉，但她觉得很精神。她告别了小溪，又回到了长长的铁路上。

前边又是什么，是隧道，它愣^⑫在那里，就像大山的一只黑眼睛。香雪又站住了，但她没有返回去，她想到怀里的铅笔盒，想到同学们惊羡的目光，那些目光好像就在隧道里闪烁。她弯腰拔下一根枯草，将草茎插在小辫里。娘告诉她，这样可以“避邪”。然后她就朝隧道跑去。确切地说，是冲去。

香雪越走越热了，她解下围巾，把它搭在脖子上。她走出了多少里？不知道。尽管草丛里的“纺织娘”

^⑫ 愣(lèng)：失神；呆。

“油葫芦”总在鸣叫着提醒她。台儿沟在哪儿？她向前望去，她看见迎面有一颗颗黑点在铁轨上蠕动。再近一些她才看清，那是人，是迎着她走过来的人群。第一个是凤娇，凤娇身后是台儿沟的姐妹们。

香雪想快点跑过去，但腿为什么变得异常沉重？她站在枕木上，回头望着笔直的铁轨，铁轨在月亮的照耀下泛着清淡的光，它冷静地记载着香雪的路程。她忽然觉得心头一紧，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起来，那是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她用手背抹净眼泪，拿下插在辫子里的那根草棍儿，然后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得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颤栗了，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香雪！

(选自《青年文学》1982年第5期)

哦，香雪

作者简介



铁凝，1957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赵县，高中毕业以后选择到农村插队。在农村生活的这段日子丰富了铁凝的人生经历。她在劳作的同时，以自己的感官全面感受了农村中种种的人、事、物，为创作积累了许多感性的材料。于1975年发表处女作《会飞的镰刀》，主要作品有《红屋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村路带我回家》《麦秸垛》《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等。其中短篇小说《哦，香雪》和《六月的话题》分别荣获1982年与1984年全国（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哦，香雪》被翻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并在外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铁凝的作品注重书写人物的内心世界，笔法细腻纯真，反映了人类心灵共同的感受。

题解

《哦，香雪》主要写台儿沟村民的生活和思想在文明的冲击下所产生的变化。小说以“火车开进山村”为开端，再以主人公香雪因向往一个自动铅笔盒而展开情节，进而描写她如何从纯真无邪、无忧无虑变成懂得贫穷及富有、文明及落后的过程。全文生动立体地再现山里的人自爱、自尊和对文明的追求；发掘人性的善、积攒生活的希望，并以此对抗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丑陋和不安。这篇小说展现了人类美好的天性。

导读

一、故事情节简介

《哦，香雪》写于1982年，这篇小说的情节如铁凝自己所说，是一个关于女孩子和火车的故事。她写了一群从未出过大山的女孩儿，每天晚上是如何像等待情人一样地等待在他们村口只停留一分钟的一列火车。

故事在一个名叫台儿沟的小村里发生。这是位于大山里的一个宁静、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村里仅有十几户人家。他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成不变的生活，并“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但是有一天，一条从北京延伸向山西的铁轨“悄悄地”“弯弯曲曲”地伸向台儿沟脚下，一列绿色的火车每天轰隆隆地从铁轨上驶过，“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这列绿色长龙，好像一颗被投入宁静湖面的石头，让台儿沟村民沉睡已久、固步自封的心际再也平静不到了。

火车在每天傍晚七点，都会在台儿沟停留一分钟，就这短暂的一分钟，为台儿沟带来了幸福和希望。正是这转瞬即逝的一分钟勾起了台儿沟姑娘们的热情，这一分钟成了她们每天最期待的一刻。为了迎接这一分钟，一帮活泼开朗的姑娘总是早早地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欢声笑语地一同走向那个小小的车站。她们在那里看着急驰而来，飞逝而去的火车，并在火车停下的那一分钟里探头张望火车内部，指点旅客的服饰、行李，或者猜测城里人的生活，并和长得白白净净的列车员“北京话”搭话谈笑，问一些简单天真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比如“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那是干什么用的？”“烧水在哪儿？”“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你们城里人一天吃几顿饭？”等等。

面对着现代文明，这些大山的女儿们显得惶惑而又惊奇。后来，姑娘们学会了和火车上的乘客做买卖，她们挎着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柳条篮子，换回了台儿沟少见的东西，如挂面、火柴、发卡、香皂、纱巾和尼龙袜。

这些由火车带来的现代气息，对台儿沟唯一的初中生香雪更有不凡的意义——唤起了香雪对山外世界的向往。为了更多地理解“外面的事”，香雪总是在做买卖的空隙抓紧时间向乘客打听许多她渴望知道的事情，如什么是“配乐诗朗诵”，甚至为了用鸡蛋换一个能自动合上的铅笔盒，她毅然跳上了火车。这种能够自动合上的铅笔盒是香雪渴望已久的东西。

香雪在学校里面对着同学们恶意的问话，首次意识到台儿沟的贫困落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这种认识给她天真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除了同学们一遍一遍的盘问，同桌老是炫耀似地摆弄着的那个泡沫塑料铅笔盒，也让香雪感到难堪。在她的心目中，这个铅笔盒成了富有的标志，只要有了它，她就能够摆脱同学对她的嘲笑。因此，当火车上那只自动铅笔盒闪现在香雪眼前时，她毫不犹豫地跃上踏板，用四十个鸡蛋和铅笔盒的主人——一个来自“矿冶学院”的女学生换下了她梦寐已久的东西，她感到一种无限的满足。

在沿着铁轨走回家的路上，香雪时而显出无名的喜悦，时而流露淡淡的忧虑，静静的夜景勾勒了她内心的无限情感。她想到母亲为了生计辛辛苦苦攒下的四十个鸡蛋，感到有些愧疚，然而看到那淡绿色的自动铅笔盒，她的内心又得到一份平衡：明天同学们再也不会对她冷眼相看，因为自己不再是穷山沟的象征。

最后，香雪终于看到了前来寻找自己的伙伴们，她的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骄傲。当她向伙伴们跑去的时候，姑娘们的欢呼声是那样的震撼，以至于古老的群山也被感动得发出了宽亮低沉的回响。

二、语言与艺术特色

《哦，香雪》的创作源头，来自于铁凝下乡时所积累的农村生活经验。因此，这样的经验为《哦，香雪》的创作铺就了一层底色，造就了这篇小说清新和诗意图的语言及艺术特点。

老作家孙犁非常赞赏这篇小说，说它“从头到尾都是诗……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哦，香雪》的诗意图语言可以在作者对景色的描写上看出。这篇小说中对景色的勾勒，在纪实的基础上给人以一种美的感受，它脱离了喧闹和繁华，充满自然灵性。

小说除了情节简单，语言优美，恰到好处的情景交融更使作品充溢着丰富的情感。当香雪沿着铁轨走回台儿沟时，作者巧妙地用香雪眼里夜景的变化来表现出她的心理变化，如当她想到返回学校后，那只淡绿色的自动铅笔盒将能使她抬头挺胸时，原本令她害怕的大山、树林，瞬间变得可爱起来：“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啷啷’地歌唱。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

这种情景交融的叙述方式，使人物的情绪表现得更为深刻，尤其是小说的最后一段“哦，香雪！香雪！”，那低沉宽亮的回音，仿佛也在读者的心中回荡。

三、人物形象

《哦，香雪》塑造了一群充满青春气息的可爱姑娘，她们都有典型的形象、共同的性格特征。她们泼辣、风趣、爽朗、直率。然而，小说中有两个姑娘有着更为鲜明的人格和形

象，一个是心直口快的凤娇，另一个就是小说的主角香雪。

凤娇和其他大部分的姑娘一样，有着大山女儿的那种爽朗、泼辣。但是，她身上还有女孩的多情，甚至有点林黛玉般的多愁善感。她心里埋着秘密——她暗恋着其中一个火车乘务员“北京话”。她每天总是很早就和香雪迫不及待地走向小小的车站，寻找那个熟悉的“第三节车厢”，然后想办法和“北京话”搭话。每当其他姑娘取笑她，故意寒碜（讥笑的意思）“北京话”时，她总是“替他抱不平”；每次卖东西时，她也总是和他作买卖，并磨磨蹭蹭到车快开时才把整篮的鸡蛋塞给他，然后等待下一次他的到来。她默默地守着这一份爱，然而他并不知道。有时当她想起其他人的话，如“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她心中也委实不太平静，但“她愿意对他好，难道非得是相好的才能这么做吗？”她心境豁达，并没有因为同伴的逗笑而放弃一片真诚的心，也没有因为自己付出了而要求等价的回报，这是她人性的闪光点。

香雪和台儿沟其他姑娘一样，都是善良、质朴、天真无邪的，但她还具备了其他姑娘所没有的特质。她文静、有知识（台儿沟唯一的初中生）、爱幻想、满怀志气，内心世界极为丰富。她关心的事物和其他的姑娘不一样，虽然她很少说话，但我们可以从小说中读出她流动的情绪，而“铅笔盒”的经历则可以让人体会到香雪的追求。

台儿沟清媚秀丽的山水哺育了这个天真可爱的女孩，然而大山的贫穷落后却给她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她在与同学的相处过程中，意识到了贫富的差距。从此，香雪的心再也不平静了，她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坦然地面对家乡的贫困，而拥有自动铅笔盒成了香雪心目中，能使她在同学面前抬头挺胸的方法。这种渴望促成了香雪后来的一次小小的冒险。

香雪是善良的，她的心灵纯洁得犹如天使雪白的翅膀。她的纯洁与善良，可以从小说中对她的形容看出来：“旅客们爱

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这就是香雪的形象，她纯洁得似乎不知道世上所有的丑恶，她心地的善良，还能从凤娇被别人逗弄，她因为无法帮腔，而觉得歉疚，

“仿佛是她使凤娇受了委屈”这种心情上显示出来。此外，当那个女学生愿意将自动铅笔盒送给香雪时，香雪却在想：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于是，“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她”。这一情节，不仅表现了香雪心灵的纯洁，也显示了她的志气。

香雪就如老作家孙犁说的那样，“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她原始、一尘不染，像大山深处一朵幽幽盛开的兰花”。

扫描二维码，以
阅读铁凝的其他
作品。



扫描二维码，欣
赏《哦，香雪》
同名电影。



思考题

1 试比较火车开进台儿沟之前及之后，村民生活起居的不同。[3.1.1] [3.1.2]



2 《哦，香雪》第5段仔细描述了台儿沟姑娘们在火车到来之前精心打扮自己的情景。试分析这段文字的作用。[3.1.1] [3.1.2]

3 凤娇以何种方式表现她对“北京话”的爱慕？
[3.1.1] [3.1.2]

4 为什么香雪那么渴望拥有一个自动铅笔盒？
[3.1.1] [3.1.2]



5 结合具体事例，分析香雪和凤娇这两个人物性格的共通点和不同点。[3.1.1] [3.1.2]



二十多年里，我确实相信曹雪芹的话：女孩子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

你如何阐释孙犁这句评语？[3.1.1] [3.1.2]



7

《哦，香雪》中有两个重要的意象——火车和自动铅笔盒。它们象征着什么？[3.1.1] [3.1.3]



8

《哦，香雪》的描写语言是诗化的，而且在描写物件时常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使没有生命的东西在铁凝笔下变得栩栩如生。试举例说明。

[3.1.2] [3.1.3]



9

试举例说明铁凝在《哦，香雪》中所使用的情景交融手法。这种手法在写作中有什么好处？

[3.1.2] [3.1.3]

铁凝：我追求穿越复杂的单纯

我为什么要去农村？就是一个有名的文学作家对我的肯定。

傅光明（以下简称傅）：人的一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抉择，有的抉择可能会决定他一生的命运。您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放弃了城市生活，到农村去插队。您这样的选择是否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铁凝（以下简称铁）：我觉得只是有一个很小、很具体的原因。那时候，我就想成为一个作家。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他想成为一个作家，好像有点近似于妄想。但我这个妄想从何而来呢？是由于上中学的时候，喜欢读书，对小说、对写作有兴趣，对写作文很感兴趣。当时我们在课余时间去工厂学工，去农村学农，回来后语文老师布置写作文，我写过两篇。记得其中一篇写农村的，大概写了七千多字，把作文本写了一多半。那时候不是自觉的，只是想写，也没有什么规矩和章法。里面有的人物，还有一些情节，有发展，最后的悬念，都是一种自发的设置，好像超出了一般作文的要求。语文老师当场就表扬了我，而且在课堂上给大家读。我自己

也挺得意，回到家里给我的家人读。听完，他们就很激动，觉得我这已经不是中学生作文了。那是什么呢？是不是和文学已经有了某种关系了呢？我的父母不能确认。那时候就想起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徐光耀。

傅：《小兵张嘎》的作者。

铁：对。但那时候他的境况不好，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从部队到了地方，家也从北京搬到了保定，是一个在当时没有权利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的作家。因为对《小兵张嘎》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不管他的政治境遇如何，对这个作家我是充满了敬意。当时我父亲很天真，说，我认识这个作家，你拿你的作文本让他鉴定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文学的可能性。后来，我父亲就领着我找到徐光耀。

第一次印象挺深刻。我记得徐光耀对我态度挺冷淡的，他把我扔在一边，跟我父亲谈郑板桥、陈老莲的画，谈画家之间的一些交往和故事。他们也不理我，我觉得我等待的时间超长了，有几次心惊胆战地打断他们说：徐光耀老师，您看我能不能给您朗读一遍我的这篇作文？我记得徐光耀说，你放在那儿吧，不用给我念；文章我得看字，念是没有用的。我的自尊心很受打击，我想，这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对我有一个裁决呀？

傅：您那个时候很想得到一个答案，我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铁：我就是要知道有没有写作的天赋；写下去有没有可能性。当时徐光耀说，你把它放在这儿，一个星期后来见我。我第二次去见他，他特别意外地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了两句话，他说：“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你第一次见我，我想一个小中学生，也就那么两下子吧。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真是没想到。你见我第一面，你不是问我什么是小说吗？我来告诉你，你写的这个已经是小说了。”由第一次的冷淡、毫不在意，到读了小说之后的肯定，我当时是太激动了。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刚才的提问，我为什么要去农村？就是一个有名的文学作家对我的肯定。

傅：徐光耀老师肯定了您的文学天赋之后，您为什么一定要去农村？

铁：因为我问他，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呢？他告诉我当作家很不容易，首先应该有生活，你是一个学生，你还没有什么生活。我问他，生活在哪儿呢？他说，生活在农村。我一想，我没有这样的生活，我是一个城市的学生。你要当作家吗？那你就要到农村去。现在来看，徐光耀说生活在农村，显然有他的局限性。但是对我来说，我后来的成长还是得益于徐光耀的这句话。

作家应该保有心灵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同时也要有回过头来打倒自己的勇气。

傅：您的每一部作品都引起很大反响，《麦秸垛》《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大浴女》，还有您的第一篇小说《哦，香雪》都是这样。很多人认为这是您的成名之作，甚至认为铁凝以后就应该光写这样的。

铁：有一些读者是有这样的愿望，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一个作家应该在千变万化的生活中保有自己心灵当中最宝贵的东西，有坚守这份东西的勇气；同时也应该有回过头来打倒自己的勇气，用新的作品打倒以前的作品。先说有勇气在千变万化的生活中，包括在艺术思考、流派纷呈的过程当中，要对生活保持敏感，要对世界不断有新的发问，要有这样的能力和勇气。同时，我一点也不怀疑我刚才的说法，要在千变万化的生活中，包括艺术流派的奔涌当中，保有最宝贵的你自己的那个核，有勇气捍卫它，这不失为一种明智。我觉得《哦，香雪》是让我成名的作品，也是到目前为止许多读者所喜欢的作品；读者认为作者也应该像主人公香雪那样纯净无瑕的、明净秀丽的、不掺杂质的、看人看生活的眼光一直是透明的、纯净的。

傅：也向往都市生活，但安于乡村的纯朴。

铁：对。我想我以后的作品，或者说现在的文学追求里面，包括你刚才举的一些例子，包括一些中篇、短篇、长篇，像《玫瑰门》和《香雪》，拿到一块好像根本是两回事。

傅：判若两人？

铁：对，判若两人。但读者如果仔细看，其实还是能发现，或者我说希望读者能发现，在前后看起来非常不一致，包括人物、故事、背景、命运，都完全不同的这种叙述当中，看到《哦，香雪》的核心在我其他作品里更深部位的一种贯穿。

傅：其实是一直延续着、存在着，只是变得深入。

铁：是这样。所以，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打倒我早期的一些小说，我不想简陋地否定过去。虽然最初的作品现在来看技术上有些问题，或者说幼稚、不够讲究，但是对我来说，它的宝贵之处，我心里很明白，我愿意在相当的一个时间里，长久地保有。

傅：有一个评论家说，作家要用心血写作，流得更多的应该是血，而不是墨水。他说在您的《哦，香雪》里，看到您笔管里的血酣畅地流过，《玫瑰门》是血液的大释放，而其他的作品好像就被墨水冲淡了，像《大浴女》不过是写一个颇多生活曲折的女人的故事。您怎么看这个人的评论？觉得他是不是刻薄，或是准确？

铁：我不习惯评论家的评论，因为我觉得作家和评论家的眼光总是有差异的。我觉得所有的说法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是作家，我最重要的还是怎样用心在自己的写作上。评论家的东西对我来说，还是外在的一种现象。我想，他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就我来看，这样很笼统地把中篇、短篇都算上，我似乎还不这么看。比如说，这两年写的小说，总量可能比较少，像《逃跑》《谁能让我害羞》，包括再往前推的《安德烈的晚上》这样的短篇，我觉得，它在字数上没有拉长，但是它在人性的深度上，我还是做了一些。我举的都是普通的人很微不足道的角落里的故事，但我还是力图通过对普通人的描绘，在心理深度和人性深度上有更多的开掘。这样的开掘可能使用更平白、更朴素、最简短的语言来完成。这是我现在的一种追求。

傅：《安德烈的晚上》就是通过很多的琐碎小事，来表达、开掘人在自己的人生中往往无从做主的思考。

铁：对。就我个人的实践来说，短篇小说的场面是那么小，场地是那么局促的限制，不能让你驰骋，但你怎么在这个有限的场地里给读者创造出无限的意象、景象？我想这是一个短篇小说作家的根本。实际上，因为有这个前提，这样一个短篇小说的构思、写作、经营，真的是不亚于一部中篇小说。

（摘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4-10/13/content_2085231.htm）

名言佳句

鲁迅

1.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 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

巴金

1. 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
2. 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索取。

商晚筠

1. 我曾是树，是不愿具名的树；是水，是一生不肯回首的水；是山，是一座众树守护的山……
2. 红尘里我出世入世，千万次的死而复苏，为的是与你相遇.....

莫言

1. 当年，鲁迅用他的笔，揭露了“看客”心理，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这不独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是全人类的劣根性。
2. 当笔下肆意挥洒的心情化为文字，我将用它记录永生。

铁凝

1. 那些美好的愿望，如果只是珍重地供奉在期盼的桌台上，那么它只能在岁月里积满尘土。当我们在此刻感觉到含在口中的酸楚，就应该珍重身上衣、眼前人的幸福。
2. 以往的一切对你的人生也许都是一种财富。甚至那些痛苦，我觉得都是为了今天的幸福所做的准备。

参考书目

原著：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 巴金：《巴金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3. 商晚筠：《痴女阿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
4. 莫言：《小说的气味》，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
5. 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其他资料：

1. 班固编著，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 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1年。
3. GB/T 16159—2012，《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2年。

4. 林清福：《当代马华乡土小说研究》，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15年。
5. 刘安海：《文学文本言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6. 鲁迅、巴金等七十七人联名：《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现实文学》1936年7月1日第1卷第1期。
7. 温明明：《离境与跨界：在台马华文学研究：1963—2013》，2016年。
8. 吴柳禧：《论在台马华女性作家——以商晚筠、方娥真、钟怡雯为观察核心》，2007年。
9.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九龙：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Dengan ini **SAYA BERJANJI** akan menjaga buku ini dengan baiknya dan bertanggungjawab atas kehilangannya, serta mengembalikannya kepada pihak sekolah pada tarikh yang ditetapkan.

Skim Pinjaman Buku Teks

Sekolah _____

Tahun	Tingkatan	Nama Penerima	Tarikh Terima

Nombor Perolehan: _____

Tarikh Penerimaan: _____

BUKU INI TIDAK BOLEH DIJUAL



RM11.30

ISBN 978-967-0772-66-0



9 789670 772660

FT588002